宋刊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論語一

重栞宋本論語注疏附挍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 武寧縣貢生盧宣旬校

中華民國丙寅年夏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論語正義二十卷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中擢九經及第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咸平二年詔昺改定舊疏頒列學官至今承用而傳刻頗譌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題曰某氏皇侃義疏則均題其名案奏進序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獨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與序文合知今本爲後來刊版之省文然周氏與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別考邢昺疏中亦載皇侃何氏諱咸之語其疏記其姓名句則云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見之本已惟題姓故有是曲說七經孟子考文稱其國皇侃義疏本爲唐代所傳是亦一證矣其文與皇侃所載亦異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長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章皇疏有王肅注一條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疏有何晏注一條今本皆無觀顧炎武石經考以石經儀禮校監版或併經文全節漏落則今本集解傳刻佚脫蓋所不免然蔡邕石經論語於而在蕭牆之內句兩本竝存見於隸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諸本同異亦皆竝存蓋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雖經

文亦不能畫一無論注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從今本錄之所以各存其舊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蓋後人依論語篇第析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奧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其功乎

論語注疏解經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 勑校定

序解

疏 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鄭玄周禮注云荅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荅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也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王吉名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焉序者何晏次序傳授訓說之人乃己集解之意序爲論語而作故曰論語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

疏 敘曰至傳之○正義曰此敘魯論之作及傳授之人也敘與序音義同曰者發語辭也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

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對文則直言曰言荅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語而謂之善言也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再更冬會赦出為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表又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傳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為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左遷為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為前將軍元帝即位為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為之卻食涕泣哀慟左右長子伋嗣為關內侯表又云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傳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為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語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疏齊論至教授○正義曰此敘齊論語之興及傳授之人也齊論語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篇名與魯論正同其篇中章句則頗多於魯論篇者積章而成篇。篇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琅邪膠東郡國名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昌邑中尉者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景帝中五年改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名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傳云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熒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也

故有魯論有齊論

疏故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既敘魯論齊論之作及傳述之人乃以此言結之也

魯共。王時嘗欲以孔

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疏】魯共至論語○正義曰此敘得古論之所由也嘗曾也壞毀也言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乃毀之於壁中故得此古文論語也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謚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傳也故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言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疏】齊論至魯論同○正義曰此辨三論篇章之異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所謂齊論語二十二篇也古論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無也古論亦無此二篇而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其篇次又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疏】安昌侯至出焉○正義曰此言張禹擇齊魯論之善者從之為世所重包周二氏為章句訓說此張侯論語也傳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讎受易王陽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舉為郡文學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乞骸就第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傳又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不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是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之事後漢儒林傳云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為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若杜元凱集解春秋謂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

古論唯博士

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大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疏 古論至訓說。○正義曰此敘訓說古文論語之人也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釋詁云訓道也然則道其義釋其理謂之訓解以傳述言之曰傳以釋理言之曰訓解其實一也以武帝末年遭巫蠱事經籍道息故世不傳自此安國之後至後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爲古文論語訓說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荆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辭貎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中爲校書郎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爲南郡太守注孝經論語詩易尚書三禮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疏 漢末至之註。○正義曰言鄭玄亦爲論語之注也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起居家教授當後漢桓靈時故云漢末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緯候箋毛詩作毛詩譜破許愼五經異義針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作注之時就魯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爲之註註與注音義同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 疏 近故至義說。○正義曰此敘魏時注說論語之人也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司空古官三公也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魏志云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青龍四年薨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甘露元年薨注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玄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此三人皆爲論語義說謂作注而說其義故云義說

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疏 前世至得失。○正義曰將作論語集解故須言先儒有得失不同之說也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謂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雖說有異者同者皆不著篇簡以爲傳注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爲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云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

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疏】今集至集解○正義曰此敘集解之體例也今謂何晏時諸家謂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也集此諸家所說善者而存之示無勦說故各記其姓名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有不安者謂諸家之說於義有不安者也頗爲改易者言諸家之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爲改易之注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言改易先儒者也名曰論語集解者何氏注解既畢乃自題之也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疏】光祿至等上○正義曰此敘同集解之人也表云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貟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爵級十九曰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晉書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魏文帝爲太子命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大守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表又云侍中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又曰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宮令至郎中亡貟多至數十人如淳曰將謂都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也又曰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並乘輿車顏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此言中領軍者表無文安鄉亭侯者不在爵級二十之數蓋漢末及魏置亭侯列侯之倫也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荀顗字景倩荀彧之子詵之弟也咸熙中爲司空表又云少府秦官屬官有尚書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貟五人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顏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何進之孫咸之子曹爽秉政以晏爲尚書又尚公主著述凡數十篇正始中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論語注疏解經序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勑校定 毛本無此卅一字北監本此二行題明校刊重修等姓名閩本併一行書刪去等字又改定字爲刊字案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昺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挍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據此則等字定字俱當依此本爲是

序解 唐石經及經典釋文並作論語序

疏 閩本北監本毛本序解疏併一行寫又此十行本經序注疏文並頂格寫閩本北監本毛本注疏文並低一格寫序文經文雖第一節頂格寫其餘亦低一格寫

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閩本闕論字此本與字論字並闕今補正又纂字閩本與此本同毛本改作篹案釋文序錄作撰漢書藝文志作篹篹與撰通又與饌通

齊論者 浦鏜十三經注疏正誤云論下脫語字案古書引用或稱論語或止稱論趙岐孟子注凡稱論者皆指論語浦鏜疑有脫字非也

別有問王知道二篇 北監本作問玉案朱彝尊經義考曰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疑齊論中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僞玉爲王耳王應麟亦云問王疑即問玉亶其然乎

少府朱畸 漢書藝文志釋文序錄並作宋畸

考之齊右爲之註焉 毛本右作古註作注案所改是也。今訂正

敘曰漢中壘挍尉劉向 明監本挍作校不誤毛本作挍與此本同案毛本作挍者避明僖宗諱也後以能問於不能章放此考周禮校人釋文云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據此則校尉字亦當從木從手作挍者非。今正

言魯論語二十篇 唐石經二十作廿後二十三十字並放此案說文廿二十併也卅三十併也並古文省漢石經如此唐石經沿其例

太子太傅 唐石經太作大案釋文出大子大傳云並音泰則字當作大。今正

敘曰至傳之〇正義曰 毛本至下有等字正義曰上不加。後放此

案漢魯百官公卿表云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魯作書案魯字誤也。今正

專精思於經術 漢書劉向傳精作積

荅述曰語北監本述誤迹不成字　賜冢塋北監本冢誤家　太后賜錢三百萬按漢書夏侯勝傳三作二　不如親耕漢書親作歸　蕭望之字長情案情當作倩○今正　好學齊詩漢書學下有治字　天子聞之北監本天作大　哀慟左右北監本毛本慟作動案漢書蕭望之傳本作慟師古曰慟動也　文帝三年一丞相漢書百官公卿表三作二年下有復置二字　進授昭帝時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時作詩案時字誤也今訂正　琅邪王卿皇侃義疏本琅邪作瑯琊釋文出琅字云音郎本或作瑯案瑯琊乃琅邪之俗字琅本作郎唐元度九經字樣云郎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爲郡名今經典相承郎字玉旁作良邪字或作耶者訛　皆以教授皇本授下有之字七經孟子考文足利本作教之　積章而成篇徧也毛本徧上增篇者二字　局也毛本局作局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局从尺下口作局與局皆訛　成帝綏和元年北監本毛本綏作綏是也今依訂正　更名相漢書百官公卿表名作令　遷榮陽令閩本同北監本榮作滎令誤今案漢書王吉傳作雲陽○按滎陽字古皆从火不从水作滎亦誤也今訂正　魯共王時皇本共作恭案共恭古字通　聞鐘磬琴瑟之音閩本北監本毛本鐘作鍾案五經文字云鍾樂器鍾量名又聚也今經典或通用鍾爲樂器○按漢書魯恭王餘傳音作聲　形多頭麄尾細北監本毛本麄作麤後鄉黨篇君子不以紺緅飾節疏麤曰綌同○按麄乃麤之俗字今改正　爲世所貴唐石經避太宗諱世作廿後放此　包氏周氏皇本包作苞後包氏竝放此○按廣韻包下云包裹亦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後漢有大鴻臚包咸皇本作苞非也　乞骸就第漢書張禹傳骸下有骨字　篇第或異閩本北監本毛本篇第誤篇篇　欲不爲論念張文漢書張禹傳無不字○按宋板漢書有不字　餘家寖微漢書張禹傳寖作寖案五經文字云寖經典及釋文或作浸據此則寖浸古通用浦鏜以爲字誤非也　包咸字子良釋文序錄作子長　昌魯詩論語閩本北監本毛本昌作倡案古倡字或省作昌周禮樂師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廣雅釋詁一昌始也疏中古文罕見當以作倡爲是○按後漢書儒林傳昌作習　爲之訓解皇本解作說○按下文作亦爲之訓說皇本是也　至順帝時皇本時上有之字　南郡太守唐石經太作大案釋文出大守云音泰下大常同　亦爲之訓說攷文足利本無之字

廷壽九年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廷改延是也○今訂正

考之齊古爲之註皇本爲上有以字註作注釋文出爲之註云本又作注○按注是　破許慎五經異義浦鏜云破疑作駁是也

皆爲義說皇本爲有之字　年出未遠北監本毛本出作世出字誤也○今正　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屬魏志陳羣傳曹下有掾字○按掾字不當刪　七錄云字文逸釋文序錄作文逢

前世傳授師說皇本授作受　不爲訓解皇本爲下有之字

今集諸家之善皇本善下有說字

滎陽開封人也閩本滎誤榮○案滎字亦非滎澤滎陽字古多从火作熒詳左傳挍勘記　亡員閩本北監本毛本亡作無案作亡與漢書百官公卿表合　將謂

都郎將以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無都字　散騎並乘輿車漢書百官公卿表重　荀或之子案或當作彧○今正　駙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副下有馬字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包曰同門曰朋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疏　子曰學而至君子乎○正義曰此章勸人學爲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子男子之通稱此言子者謂孔子也曰者說文云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語故以子曰冠之或言孔子曰者以記非一人各以意載無義例也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懌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與已講習不亦樂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云亦也○注馬曰子者至說懌○正義曰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者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云謂孔子者嫌爲他師故辨之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則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爲師也子公羊子沈子之類是也若非已師而稱他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云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者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鄭玄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玄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

順氣於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誦習所學篇簡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所以爲說懌也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也一曰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類非一此學而時習有朋自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故云亦猶易云亦可醜也亦可喜也○注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鄭玄注大司徒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授學者也朋即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玄注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即學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即可知故略不言也○注慍怒至不怒○正義曰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爲已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也

有子曰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疏 有子曰至本與○正義曰此章言孝弟之行也弟子有若曰其爲人也孝於父母順於兄長而好陵犯凡在已上者少矣言孝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上而好欲作亂爲悖逆之行者必無故云未之有也是故君子務脩孝弟以爲道之基本基本旣立而後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禮尚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玄曰魯人○注鮮少也○正義曰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爲少皇氏熊氏以爲上謂君親犯謂犯顏諫爭今案注云上謂凡在已上者則皇氏熊氏違背注意其義恐非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

曾子曰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疏 曾子曰至習乎○正義曰此章論曾子省身慎行之事弟子曾參嘗曰吾每日三自省察已身爲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心乎與朋友結交而得無不誠信乎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友主信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慎之○注馬曰弟子曾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死於魯子曰道。千乘之國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疏】子曰道至以時○正義曰此章論治大國之法也馬融以爲道謂爲之政教千乘之國謂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言爲政教以治公侯之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以爲國本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此其爲政治國之要也包氏以爲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夏即公侯殷周惟上公也餘同○注馬曰道至存焉○正義曰以下篇子曰道之以政故云道謂爲之政教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成出一乘千乘故千成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曏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

不忘危故今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
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
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包曰道治也者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已
下云道之以德謂道德故易之但云道治也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
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
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
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
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故曰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
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
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
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
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馬氏言名包氏不言名者包氏避其父名也
云義疑故兩存焉者以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爲一代大典王制者漢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
者鄒人也名軻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著書七篇亦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
以爲據難以質其是非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包曰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云作
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
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
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
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
隨壞時脩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
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
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疏 子曰弟子至學文○正義曰此章明人以德爲本學爲末男子後生爲
弟言爲人弟與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
也弟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云事父
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是也謹而信者理兼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愛衆者
汎者寬博之語君子尊賢而容衆或博愛衆人也而親仁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行已上諸
事仍有閒暇餘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爲言非行僞也注言古

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子夏曰賢賢易色**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疏子夏曰至學矣。正義曰此章論生知美行之事賢賢易色者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人多好色不好賢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爲子事父雖未能不匱但竭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致其身者言爲臣事君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致盡忠節不愛其身若童汪踦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結交雖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言人生知行此四事雖曰未嘗從師伏膺學問然此爲人行之美矣雖學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衞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疏子曰至憚改。正義曰此章勉人爲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爲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憚猶難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苟有過無得難於改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疏曾子曰至厚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化君德也愼終者終謂父母之喪也以死者人之終故謂之終執親之喪禮須謹愼盡其哀也追遠者遠謂親終既葬日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盡其敬也民德歸厚矣者言君能行此愼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薄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鄭曰言夫子行此五

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疏 子禽至求之○正義曰此章明夫子由其有德與聞國政之事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者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事故問子貢曰此是孔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君自願與夫子爲治與抑與皆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此子貢荅辭也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已謂之讓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子則脩德人君自願與之爲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諸與皆語辭○注鄭曰至爲治○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者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云求而得之邪者邪未定之辭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疏 子曰至孝矣○正義曰此章論孝子之行父在觀其志者在心爲志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觀其行者父沒可以自專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言孝子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可謂爲孝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疏 有子曰至行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爲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爲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爲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爲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疏 有子曰至宗也○正義曰此章明信與義恭與禮不同及人行可宗之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復猶覆也人言不欺爲信於事合宜爲義若爲義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義者也言雖非義以其言可反復不欺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惟卑巽禮貴會時若巽在牀下是恭不合禮則非禮也恭雖非禮以其能遠

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者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言義之與比也旣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言亦者人之善行可宗敬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爲一行耳故云亦也○注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正義曰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疏 子曰君子至也已○正義曰此章述好學之事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言學者之志樂道忘飢故不暇求其安飽也敏於事而愼於言者敏疾也言當敏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學有所得又當愼言說之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言學業有所未曉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是也可謂好學也已者揔結之也言能行在上諸事則可謂之爲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孔曰未足多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荅以切磋琢磨

疏 子曰至來者○正義曰此章言貧之與富皆當樂道自脩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者乏財曰貧佞說爲諂多財曰富傲逸爲驕言人貧多佞說富多傲逸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爲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子曰可也者此夫子荅子貢也時子貢富志怠於學故發此問意謂不驕而爲美德故孔子抑之云可也言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者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爲憂苦好謂閑習禮容不以富而倦略此則勝於無諂無驕故云未若言不如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者子貢知師勵己故引詩以成之此衞風淇奧之篇美武公之德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子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其此能切磋琢磨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呼其名而然之告諸往而知來者者此言可與言詩之意諸之也謂告之往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知來者切磋琢磨所以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疏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

不知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責己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
患人不知己故孔子抑之云我則不耳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患己不能知人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序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人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元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挍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雠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漢石經十卷 據洪适隸釋所載石刻殘字

唐石經十卷 唐開成時石刻本

宋石經 宋紹興時石刻本

皇侃義疏十卷 日本寬延庚午根伯脩遜志挍刻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前有彼國人平安服元喬敘

高麗本 據海寧陳鱣論語古訓本所引

十行本二十卷 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三字上邊書字數下邊書刻工姓名中有一葉下邊書泰定四年年號知其書雖爲宋刻元明遞有脩補又元徵宏桓慎殷樹匡敦讓貞徵崩完恒等字字外竝加一墨圈書中誤字雖多然其勝於各本之處亦復不少

閩本二十卷 明嘉靖間閩中御史李元陽挍刊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一字下邊書刻工姓名間有書字數者當出於脩補之手雖有訂正十行本之處然亦有不及十行本之善

北監本　明神廟間北國子監所刊行數字數與閩本同上邊書萬歷十四年刊六字字體惡劣誤字亦多

毛本　明崇禎間汲古閣毛子晉挍刊行數字數亦與閩本同下邊大書汲古閣三字雖挍正付刊誤字少於北監本然較之十行本其善處遠不可及矣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一 閩本北監本毛本並分二十卷與此本同唐石經分十卷與皇本同攷宋史藝文志卷數正合今按勘記分卷從之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十行本標題如此後卷放此閩本毛本第一行與十行本同第二行下書魏何晏集解第三行下書宋邢昺疏第四行低一格書學而第一與疏接寫後卷放此北監本第一行下書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第二三行書明校刊重修等姓名第四行與閩本毛本同後卷放此　曰禮貴於用和作由是也○今訂正　第順次也 浦鏜云順當訓字誤非也

學而時習之章

不亦說乎 皇本說作悅後並放此釋文出亦說云音悅注同案說文說說釋也从言兌聲一曰談說蓋古人喜悅字多假借作說雖皇本俱作悅而先進篇無所不說子路篇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又仍作說　馬曰 皇本作馬融曰後放此　男子之通稱也 皇本作男子通稱也北監本通誤道　王曰 皇本作王肅曰後放此　學者以時誦習之 皇本之作也　所以爲說懌 皇本懌下有也字○案皇本注文有也字者甚多此本十去八九今不悉出　有朋自遠方來 釋文出有朋云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引朋友自遠方來又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　包曰 皇本作苞氏曰後放此

君子不慍 皇本作君子不慍之也攷文引足利本作君子不慍　學業稍成 本學誤覺今訂正　則扞格而不勝 本扞誤杅今訂正　又文王世子云 北監本子誤于　弦謂以絲播時 禮記文王世子注時作詩是也　於功易也 北監本毛本於誤矜案禮記文王世子注作於功易成也　三曰中時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曰作日曰字誤也○今訂正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曰 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提行寫雖此本與上章疏文接寫後每章首放此　孔子弟子有若 皇本作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案孔子疑孔曰之譌皇本凡孔曰皆

稱孔安國曰

其爲人也孝弟 皇本弟作悌注及下竝同案釋文出孝弟云本或作悌下同 謂凡在已上者 皇本者下有也字北監本上字空闕 必恭順 皇本必下有有字

其爲仁之本與 攷文引足利本無爲字 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皇本此注作苞氏曰又作然後仁道可成也

巧言令色章

鮮矣仁 皇本作鮮矣有仁案包注及疏文當作有仁

吾日三省吾身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皇本高麗本交下有言字 傳不習乎 釋文出傳不云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皇本之下有乎字

弟子曾參 閩本北監本毛本弟子作曾子案以前其爲人也章疏文例之當作弟子馬季長注亦作弟子曾參 以謀貴盡忠 本謀誤講今訂正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 皇本高麗本道作導案釋文出道字云音導本或作導 司馬法 攷文引足利本法下有曰字 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 皇本成作城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皇本畸作奇案釋文出有畸云田之殘也則字當作畸 雖大國之賦 釋文出雖大賦云一本或云雖大國之賦

十井爲乘 攷文引足利本十井作井十 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 皇本融上有馬字包作苞氏

敬事而信 宋石經避廟諱敬作欽後放此唯子路篇以下則闕筆爲敬

使民以時 唐石經避太宗諱民作𫝀後放此 作使民 皇本同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作事使民攷文義較明疏中亦有事字 不以此方

百里者一（毛本作不乃又字之誤）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各本一竝誤二今訂正）下云道之以德（閩本北監本毛本云作文）

五十里國（禮記王制里下有之字）百姓之保鄣（案說文鄣紀邑也障隔也保障字亦當作障）水昏正而栽（閩本同毛本栽作裁案裁字誤○今正）

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本幹誤榦今訂正）城郭牆壍（北監本毛本壍作塹案依說文當作塹）

弟子入則孝章

出則悌（皇本同毛本悌作弟案釋文出則弟云本亦作悌）古之遺文（皇本文下有也字案釋文引馬注亦有也字）或博愛眾人也（浦鏜云或疑故字誤）

賢賢易色章

若童汪踦也（汪踦誤注錡今訂正）

君子不重章

言人不能敦重（皇本作言人不敢重案敢當作敦字形相近而訛）既無威嚴（皇本無嚴字）

無友不如己者（釋文出毋友云本亦作無下同案古書無毋多通用後子罕篇各本又竝作毋友唯皇本仍作無釋文出毋友云音無）鄭曰（皇本作鄭元曰後放此）

慎終追遠章

君能行此二者（皇本君上有人字）皆歸於厚也（皇本皆上有而字）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釋文出子貢云本亦作贛案隸釋載漢石經凡子貢字皆作子贛蓋贛贛竝當作贛臧琳經義雜記云說文貝部貢獻功也贛賜也是貢贛不同依說文當為）

贑贑卽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子贑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贑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贑問曰子之言祭尚存古本餘則多爲後人改易矣 抑與之與 漢石經抑作意

弟子陳亢也 皇本此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下名賜下有字子貢也四字 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皇本作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宋石經避諱讓作遜後放此雖先進篇其言不讓但闕末筆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皇本與下有也字攷文引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求之與 明人君自與之 皇本作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

父在觀其志章

猶若父存 皇本存作在北監本存誤母

禮之用章

亦不可行也 漢石經無可字

信近於義章

信非義也 皇本作信不必義也

故曰近禮也 皇本近下有於字又此節注作苞氏曰○按僞昌黎論語筆解此節及上節注並作馬曰

亦可宗也 皇本宗下有敬字

君子食無求飽章

可謂好學也已 漢石經作可謂好學已矣皇本作可謂好學也已矣筆解作可謂好學也矣 有道 有道德者 皇本作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案太平御覽四百三引亦有謂字 正謂問事是非 閩本北監本毛本事作其案皇本筆解俱作事字太平御覽四百三亦引作事則作其者非 樂道忘飢 閩本北監本飢

作饑案說文穀不孰爲饑飢餓也則字當作飢 敬遜務時敏 閩本同毛本敬遜作遜志案後述而篇志於道章疏閩本北監本並與此本同亦作敬遜雖毛本作孫志

貧而無諂章

子貢曰 皇本作子貢問曰案皇疏云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邪疏云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爲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據此則古本當有問字 貧而無諂 北監本毛本諂作謟是也此與閩本凡謟字並誤作諂案五經文字云謟諂上音滔從爪從臼凡字聲近謟者皆從臽下音冉反從刀從臼凡字聲從諂者皆從召

未若貧而樂 皇本高麗本樂下有道字唐石經道字旁添案唐石經旁添字多不足據此道字獨與古合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注引此文並有道字又下二節孔注及皇邢兩疏亦有道字俱足爲古本有道字之證 不以貧爲憂苦 皇本作不以貧賤爲憂苦也

如琢如磨 釋文出摩字云一本作磨案磨摩正俗字

告諸往而知來者 皇本者下有也字 好謂閑習禮容 閩本北監本毛本好下有禮字案疏云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爲憂苦好謂閑習禮容不以富而倦略樂道好禮相對成文足證經文本有道字不知者妄加禮字誤甚 此衛風淇奧之篇 閩本北監本毛本奧作澳。按澳正字毛詩作奥用古文假借字 象曰瑳 閩本北監本毛本瑳作磋案古書瑳磋二字多通用 告諸往而知來者者 閩本北監本毛本脫下者字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患已不知人也釋文出患不知也云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案經義雜記云據釋文知古本作患不知也蓋與里仁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同今邢疏及集注本皆作患不知人也人字亦淺人所加。此節皇本有王肅曰但患已之無能知也十一字注各本皆脫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栞
宋本十三經板藏南昌府學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一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

爲政第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爲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爲政之人也故以爲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疏 子曰至共之○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之要爲政以德者言爲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爲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譬況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衆星共尊之以況人君爲政以德無爲清靜亦衆人共尊之也○注包曰至共之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衆星共之也

子曰詩三百 孔曰篇之大數 一言以蔽之 包曰蔽猶當也 曰思無邪 包曰歸於正

疏 子曰至無邪○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故舉詩要當一句以言之詩三百者言詩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者蔽猶當也古者謂一句爲一言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一句當盡其理也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注孔曰篇之大數○正義曰案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一篇內六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數

子曰道之以政 孔曰政謂法敎 齊之以刑 馬曰齊整之以刑罰 民免而無恥 孔曰免苟免 道之以德 包曰德謂道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格正也

疏 子曰至且格○正義曰此章言爲政以德之效也道之以政者政謂法敎道謂化誘言化誘於民以法制敎命也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刑謂刑罰言道之以政而民不服者則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者免苟免也言君上化民不以德而以法制刑罰則民皆巧詐苟免而心無愧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德謂道德格正也言君上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未從化則制禮以齊整使民知有禮則安失禮則恥如此則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脩而歸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有所成也 四十

而不惑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命之終始。六十而耳順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疏子曰至踰矩。○正義曰此章明夫子隱聖同凡所以勸人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者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志於學也三十而立者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稟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者順不逆也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法也言雖從心所欲而不踰越法度也孔子輒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學而善始令終也

孟懿子問孝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疏孟懿至以禮。○正義曰此章明孝必以禮孟懿子問孝者魯大夫仲孫何忌問孝道於孔子也子曰無違者此夫子荅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者弟子樊須爲夫子御車也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者孟孫卽懿子也孔子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而懿子與樊遲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告之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未達無違之旨故復問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者此夫子爲言無違之事也生事之以禮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謂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之屬也不違此禮是無違之理。也不卽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爲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旣與別後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注孔子曰至謚也。○正義曰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傳曰孟懿子往是知孟懿子卽仲孫何忌也謚法曰溫柔賢善曰懿。○注鄭曰至樊須。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曰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正義曰此章言孝子不妄爲非也武伯懿子之。仲孫彘也問於夫子爲孝之道夫子荅之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於父母也。○注馬曰至父母憂。○正義曰案春秋懿子以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是武伯爲懿子之子仲孫彘也謚法剛強直理曰武

子游問孝孔曰子游

弟子姓言名偃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疏】子游至別乎○正義曰此章言爲孝必敬子游問孝者弟子子游問行孝之道於孔子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此下孔子爲子游說須敬之事今之人所謂孝者是雖謂能以飲食供養者也言皆無敬心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爲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同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也但人養犬馬資其爲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也○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注包曰至畜之○正義曰云孟子曰者案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岐注云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以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包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　曾是以爲孝乎　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疏】子夏問至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爲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也子夏問孝者弟子子夏問於孔子爲孝之道也子曰色難者荅之也言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者孔子又喻子夏服勞先食不爲孝也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猶則也言若家有勞辱之事或弟或子服其勤勞有酒有食進與父兄飲食汝則謂是以爲孝乎言此未孝也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疏】子曰至愚○正義曰此章美顏淵之德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回弟子顏淵也違猶怪問也愚無智之稱孔子言我與回言終竟一日亦無所怪問於我之言默而識之如無知之愚人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者言回既退還而省察其在私室與二三子說釋道義亦足以發明大體乃知其回也不愚○注孔曰至愚○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子曰視其所以　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　觀其所由

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疏】○子曰至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知人之法也視其所以者以用也言視其所以行用觀其所由者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處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廋匿也焉安也言知人之法但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情不可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疏】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正義曰此章言爲師之法溫尋也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爲人師矣○注溫尋也○正義曰案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案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皋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是尋爲溫也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溫燖故食也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疏】子曰君子不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檝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幾而作無所不施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正義曰此章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子貢問於夫子曰君子之德行何如夫子荅之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小人比而不周**【疏】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德行不同之事忠信爲周阿黨爲比言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小人則反是○注曰忠信爲周○正義曰魯語文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疏】子曰至則殆○正義曰此章言教學法也學而不思則罔者言爲學之法既從師學則自思其餘蘊若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但自尋思而不往從師學終卒不得其義則徒使人精神疲勞倦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疏】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正義曰此章禁人雜學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爲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注攻治至同歸○正義曰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者正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爲本是有統也四術爲教是殊塗也皆以去邪歸正是同

歸也異端之書則或粃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殊塗同歸是易下繫辭文也**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疏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知也由誨汝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爲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汝爲知之乎此皆語辭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者此誨辭也言汝實知之事則爲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爲不知此是眞知也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注孔曰至子路。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子張學干祿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疏子張至中矣。正義曰此章言求祿之法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者此夫子教子張求祿之法也尤過也寡少也言雖博學多聞疑則闕之尤須愼言其餘不疑者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者殆危也言雖廣覽多見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尤須愼行其餘不危者則少悔恨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言若少過行又少悔必得祿位設若言行如此雖偶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注鄭曰至位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謚**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疏哀公至不服。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使民服之法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者哀公魯君也問於孔子曰何所云爲則萬民服從也時哀公失德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有此問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此孔子對以民服之法也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舉邪枉之人用之廢置諸正直之人則民不服上也於時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對之也。注包曰哀公魯君謚。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云恭仁短折曰哀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

忠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疏季康至則勸。正義曰此章明使民敬忠勸善之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季康子魯執政之上卿也時以僭濫故民不敬忠勸勉故問於孔子曰欲使民人敬上盡忠勸勉爲善其法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者此荅之也自上涖下曰臨莊嚴也言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作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爲善也於時魯君蠶食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荅皆以人君之事言之也。注魯卿季孫肥康謚。正義曰知者據左傳及世家文也謚法云安樂撫民曰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

疏或謂至爲政。正義曰此章言孝友與爲政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者奚何也或有一人亡其姓名謂孔子曰子旣多才多藝何不居官爲政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此周書君陳篇文引之以荅或人爲政之事彼云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孔安國云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其言與此小異此云孝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者言善於兄弟也施行也行於此二者即有爲政之道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者此孔子語也是此也言此孝友亦爲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爲爲政乎言所行有政道即與爲政同不必居位乃是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

疏子曰至之哉。正義曰此章明信不可無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而無信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者此爲無信之人作譬也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領者也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無輗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軏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以喻人而無信亦不可行也。注包曰至鉤衡。正義曰云大車牛車者冬官考工記車人爲車大車崇九尺鄭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其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故曰大車牛車也說文云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輗轅前也是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云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駟馬故曰駟馬車也說文云軏者車轅端持衡者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

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閒是輈在衡上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鉤之衡則橫居輈下是轅端上曲鉤衡者名軏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疏子張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創制革命因沿損益之禮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此夫子荅以可知之事言殷承夏后因用夏禮謂三綱五常不可變革故因之也所損益者謂文質三統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以十三月爲正爲人統色尚黑殷則損益之以十二月爲正爲地統色尚白也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言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或有繼周而王者雖多至百世以其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皆可預知也。注馬曰至三統。正義曰云三綱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爲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云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云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

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爲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爲百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爲天統建丑之月爲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爲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爲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牙故爲地統建寅之月爲。統者以人物出於地人功當須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爲正者以其此月物生細。微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爲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物類至預知。正義曰物類相召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召因而不變也云世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周而復始而其世運有數相生變革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爲無勇也**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

疏 子曰至勇也。正義曰此章言祭必已親勇必爲義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人神曰鬼言若非已祖考而輒祭他鬼者是諂媚求福也見其義不爲無勇也者義宜也言義所宜爲而不能爲者是無勇之人也。注鄭曰至求福。正義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神曰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注孔子曰至無勇。正義曰若齊之田氏弒君夫子請討之是義所宜爲也而魯君不能爲討是無勇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爲政以德章

而衆星共之 釋文出衆星共云鄭作拱○按拱正字共假借字 包曰 皇本作鄭元曰 猶北辰之不移 皇本猶上有譬字釋文出猶北辰之不移云本或作

譬猶北辰之不移與皇本合 而衆星共之 皇本之下有也字 案爾雅釋文云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又作天文字誤也今訂正 中宮太極皇

漢書天文志大作天 所謂琁璣玉衡 毛本琁作璇○按當作旋琁璇皆俗字

詩三百章

篇之大數 皇本數下有也字下歸於正下同

篇之大數 皇本大誤夫今正

道之以政

道之以政 皇本高麗本道作導下節同漢石經作道釋文出道之云音導下同○按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傳論又杜林傳並引作導之以政漢石經作道用假借字

政謂法教 皇本教下有也字下刑罰下逆德下同 民免而無恥 閩本恥作耻乃恥之俗字 免苟免 皇本作苟免罪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漢石經高麗本于作乎皇本于作於案翟灝四書攷異曰此經自引詩書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實知篇作乎而

朱注亦云志乎此可思也 有所成也 皇本成下有立字

不疑惑 皇本惑下有也字下終始下徵旨下同

知天命之終始 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始終

耳聞其言皇本耳下有順字

從心所欲無非法皇本法下有者字

孟懿子問孝章

仲孫何忌皇本忌下有也字下故告之下樊須下同

我對曰無違漢石經無作毋上無違無字闕　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皇本無恐字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也閩本北監本毛本措作厝案措正字厝假借字　是無違之理也毛本理誤禮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唯其疾之憂閩本母誤毋注同　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皇本作唯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武伯懿子之仲孫

彘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之下有子字

子游問孝章

不敬何以別乎漢石經無乎字　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皇本食作飬之下並有也字　今之人本今誤令今訂正　字子游本子誤少今訂正

子夏問孝章

謂承順父母顏色皇本順作望

先生饌釋文出先生饌云鄭作餕音俊食餘曰餕案馬注饌飲食也是馬本作饌蓋作饌者古論作餕者魯論也

孔子喻子夏皇本夏下有曰字　未孝也皇本作未足爲孝也　乃爲孝也皇本作乃是爲孝耳

吾與回言終日章

默而識之如愚皇本愚下有者也二字

回也不愚皇本愚下有也字　說釋道義皇本同北監本毛本釋作繹釋文出繹字云音亦則字當作繹○按說文說下云說釋也說釋卽悅懌說悅釋懌皆古今字作繹用假借字　愚無知之稱本知誤智今訂正

視其所以章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漢石經脫下哉字　言觀人終始皇本人下有之字

溫故而知新章

可以爲人師矣皇本作可以爲師也筆解此注首有孔曰二字又師上亦無人字　乃爇尸俎閩本北監本同毛本爇作燅案爇字誤也今訂正

是歸爲溫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歸作尋案所改是也今依訂正

學而不思章

學而不思則罔釋文出則罔云本又作冈案古罔字本省作网此作冈又古文之省　學不尋思其義皇本作學而不尋思其義理

攻乎異端章

斯害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由誨汝知之乎章

誨女知之乎皇本高麗本毛本女作汝後竝放此案釋文出誨女云音汝後可以意求之

不知爲不知皇本不知下有之字

子張學干祿章

雖愚不得祿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愚作偶今依訂正

何爲則民服章

舉直錯諸枉釋文出錯字云鄭本作措投也○按措正字古經傳多假錯爲之

舉正直之人用之皇本正上有用字人下無用之二字

則民服其上皇本上下有矣字毛本作則民服其上也

哀公名蔣史記魯世家作名將世本作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臨之以莊則敬皇本臨下有民字又則敬則勸作則民敬則民勸案作臨民作臨之俱可若民之連用則不詞矣疑皇本誤

或謂孔子曰章

孝乎惟孝皇本乎作于釋文出孝于云一本作孝乎案惠棟九經古義云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惟以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邪

是亦爲政皇本正下有也字

奚其爲爲政釋文出奚其爲爲政也云一本不重爲字

孝乎惟孝皇本乎作于惟孝下有者字

美大孝之辭皇本無大字辭下有也字

施行也文選閒居賦注引此注下有政所施行也五字各本皆無

與爲政同皇本作卽是與爲政同耳文選閒居賦注引與上有卽字同下有也字

今其言本今誤令今正

美此孝之辭也孫志祖云此當作大今正

人而無信章

小車無軏案五經文字云軏軏音月轅端上說文不見論語及釋文相承隸省　轅端上曲鉤衡皇本鉤作拘衡下有者也二字案鉤拘古音同第四部故多通用周禮巾車金路鉤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

大車崇九尺考工記作三柯　如軫與轐案如當作加如字誤也閩本北監本毛本與又誤輿　爲衡頸之問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問作間是也今依訂正

子張問十世章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宋石經避宣祖諱殷作商後放此漢石經損作損

雖百世可知也皇本高麗本可上有亦字　物類相召世數相生皇本此注作馬融曰召作招世作勢　故可預知皇本作故可豫知也案豫預古今字　殷則損益之各本益之二字誤倒今正　勢數相生案注文及疏末段俱作世數則此不當作勢字今訂正　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今白虎通作若羅網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之剛柔相配故人爲三綱今白虎通人上有六字　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今白虎通功下有天字　取法五行今白虎通法作象　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今白虎通作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　以度教子今白虎通作以法度教子也　白虎通云本云誤示今正　五性者何今白虎通性作常是也　仁者不忍好生愛人今白虎通作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案白虎通本有作好字者古人所據之本不必盡同今本且引書亦不盡用元文者不得援彼改此浦鏜遽以好爲誤字非也　或於事今白虎通作不惑於事○按惑正字古多假或爲之　明一陽二陰今白虎通一作二　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今白虎通作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天有三生三死故士有三王今白虎通士作土毛本三死誤二死　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尙白本正誤王白誤曰今正　又木之始本木誤末今正

文法天質法地閩本同案此當作文法地質法天下周文法地殷質法天可證殷質法而爲地正者閩本同北監本毛本而上有天字此誤脫也建丑之月爲地統者各本脫地字浦鏜挍補建寅之月爲人統者同下以其物出於地各本其作人據浦鏜挍改物生細微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微細洛子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浦鏜云子誤予璧誤壁是也今依訂正泰誓言武王伐紂本泰誤秦今訂正而白魚入於王舟本入誤八今訂正禪代之後本代誤伐今訂正

非其鬼而祭之章

是諂求福皇本作是諸以求福也

義所宜爲皇本作義者所宜爲也又下是無勇下亦有也字

見其義不爲孫志祖云其衍字

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illegible]藏本校

論語注疏挍勘記卷二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三

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前篇論爲政爲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疏孔子至忍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僭用禮樂之事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者謂者評論之稱季氏魯卿於時當桓子也佾列也舞者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桓子用此八佾舞於家廟之庭故孔子評論而譏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此孔子所譏之語也孰誰也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注馬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佾列書傳通訓也云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隱五年左傳文也云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者杜預何休說如此其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所謂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壎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所謂八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又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則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重周公故以賜魯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樂也然王者禮樂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爲僭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者案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

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何休云僭齊也下效上之辭季氏陪臣也而效君於上故云僭也大夫稱家祭法大夫三廟此經又言於庭魯之用樂見於經傳者皆據廟中祭祀時知此亦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疏三家至之堂。正義曰此章譏三家之僭也三家者以雍徹者此弟子之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故先設此文以爲首引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以徹祭故夫子譏之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此夫子所譏之語也先引詩文後言其不可取之理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此雍詩之文也相助也維辭也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乎。注馬曰至此樂。正義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云雍周頌臣工篇名者卽周頌臣工之什第七篇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者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云徹者歌雍又小師云徹歌鄭云於有司徹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也今三家亦作此樂故夫子譏之也。注包曰至堂邪。正義曰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者此與毛傳同鄭玄以辟爲卿士公謂諸侯爲異餘亦同也云穆穆天子之容貌者曲禮云天子穆穆爾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云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者將言無諸侯及二王之後助祭則不可歌也云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者卿大夫稱家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何取此雍詩之義而奏作於堂邪邪語辭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由是三家僭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疏子曰至樂何。正義曰此章言禮樂資仁而行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者如奈也言人而不仁奈此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疏林放至寧戚。正義曰此章明禮之本意也林放問禮之本者林放魯人也問於夫子禮之本意如

何子曰大哉問者夫子將荅禮本先歎美之也禮之末節人尚不知林放能問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問也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此夫子所荅禮本也奢汰侈也儉約省也易和易也戚哀戚也與猶等也奢與儉易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易寧失於戚言禮之本意禮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

疏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正義曰此及閔元年左氏傳皆言諸夏襄四年左傳魏絳云諸夷必叛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

疏 季氏至放乎○正義曰此章譏季氏非禮祭泰山也季氏旅於泰山者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夫子見季氏非禮而祭泰山故以言謂弟子冉有曰汝既臣於季氏知其非禮即合諫止女豈不能諫止與與語辭對曰不能者言季氏僭濫已不能諫止也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孔子歎其失禮故曰嗚呼曾之言則也夫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況泰山之神豈反不如林放乎而季氏欲誣罔而祭之也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若其享之則是不如林放也○注馬曰至止也○正義曰云旅祭名者周禮太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云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故知旅祭名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也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諸侯既為天子之臣故謂諸侯之臣為陪臣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今季氏亦祭故云非禮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曰魯人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 **揖讓而升下而飲** 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其爭也君子** 馬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

疏 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之人謙卑自牧無所競爭也必也射乎者君子雖於他事無爭其或有爭必也於射禮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射禮於堂將射升堂及射畢而下勝飲不勝其耦皆以禮相揖讓也其爭也君子者射者爭

中正鵠而已不同小人厲色援臂故曰其爭也君子○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鄭注
射義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
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是於射而後有爭○注王曰至相飲○正義曰云射於堂升
及下皆揖讓而相飲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
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
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
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
揖讓升降也○注馬曰多至所爭○正義曰云多筭飲少筭者筭籌也鄉射記曰箭籌八十長尺
有握握素是也多筭謂勝者少筭謂不勝者
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子曰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曰禮後乎** 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疏 子夏至詩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成人須禮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者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衛風碩人之篇閔莊姜美而不見荅之詩也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讀詩至此三句不達其旨故問夫子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者孔子舉喻以荅子夏也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曰禮後乎者此子夏語子夏聞孔子言繪事後素即解其旨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發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發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始可與共言詩也○注馬曰至逸也○正義曰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案今毛詩碩人四章章七句其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云其下一句逸者今毛詩無此一句故曰逸言亡逸也○注鄭曰至成之○正義曰案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繢之事後素功是知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章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疏 子曰至徵之矣○正

義曰此章言夏商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徵成也杞宋二國言夏殷之後也孔子言夏殷之禮吾能說之但以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此又言不足徵之意獻賢也孔子言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注包曰至成也。正義曰徵成釋詁文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是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疏】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正義曰此章言魯禘祭非禮之事禘者五年大祭之名灌者將祭酌鬱鬯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孔子曰禘祭自既灌已往吾則不欲觀之也。注孔曰至觀之。正義曰云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者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以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祫者合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云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鬱鬱金草釀秬爲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鬱鬯酒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也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者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云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者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何休云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是知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此注云亂昭穆及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又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今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以此逆祀失禮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曰荅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

【疏】或問至其掌。正義曰此章言諱國惡之禮也或問禘之說者或人問孔子禘祭之禮其說何如子曰不知也者孔子荅言不知禘禮之說荅以不知者爲魯諱諱國惡禮也若其說之當云禘之禮序昭穆時魯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也者諸於也斯此也孔子既荅或人以不知禘禮之說若不更說恐或人以爲已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國惡且恐後世以爲禘祭之禮聖人不知而致廢絕更爲或人言此也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中其如指示於此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指其掌者此句弟子作論語時言也當時孔子舉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人曰其如示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

祭如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孔曰謂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疏】祭如在至不祭。正義曰此章言孔子重祭禮祭如在者謂祭宗廟必致其敬如其親存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神之存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若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人攝代己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注謂祭百神。正義曰百神謂宗廟之外皆是言百神舉成數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疏】王孫至禱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王孫賈者衛執政大夫也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者媚趣嚮也奧內也謂室內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居之其處雖尊而閒靜無事以喻近臣雖尊不執政柄無益於人也竈者飲食之所由雖處卑褻爲家之急用以喻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此二句世俗之言也言與其趣於閒靜之處寧若趣於急用之竈以喻其求於無事之近臣寧若求於用權之執政王孫賈時執國政舉於二句佯若不達其理問於孔子曰何謂也欲使孔子求媚親昵於己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者孔子拒賈之辭也然如此也言我則不如世俗之言也天以喻君獲猶得也我道之行否由於時君無求於衆臣如得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疏】子曰至從周。正義曰此章言周之禮文猶備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監視也二代謂夏商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太。

廟包曰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疏子入至禮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慎禮也子入太廟者子謂孔子太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故得入之也每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屬每事輒問於令長也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者孰誰也鄹人魯鄹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或有人曰誰謂鄹大夫之子知禮者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爲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以爲孔子不知禮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之譏乃言其問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慎不可輕言雖已知之更當復問慎之至也○注包曰至助祭也○正義曰云太廟周公廟者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故知太廟周公廟也云孔子仕魯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由是故得與助祭也○注孔曰至復問○正義曰云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者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爲某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孔子爲鄹人之子也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卽此類也

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疏子曰至古之道也○正義曰此章明古禮也射不主皮者言古者射禮張布爲侯而棲熊虎豹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爲善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爲力不同科者言古者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强弱無别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注馬曰至和容也○正義曰云射有五善焉者言射禮有五種之善下所引是也云一曰和至五曰興舞皆周禮鄉大夫職文也云志體和至與舞同皆馬融辭義語案彼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内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當爲舞謂能爲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是也今此注二曰和容衍和字五曰興武武當爲舞聲之誤

也云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周禮天官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云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宫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𩫏。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士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疏子貢至其禮。○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有司仍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并去其羊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者此孔子不許子貢之欲去羊故呼其名而謂之曰賜也爾以爲旣廢其禮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其羊也我以爲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欲使後世見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其禮也。○注鄭曰至其羊。○正義曰云牲生曰餼者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肉未煑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注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爲生也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者案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生。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旣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

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必於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杜預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揔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孝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粃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審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朝廟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杜預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祖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爲閏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即文六年閏月不告朔是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疏 子曰至諂也。正義曰此章疾時臣事君多無禮也言若有人事君盡其臣禮謂將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而無禮之人反以爲諂佞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曰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疏 定公問至以忠。正義曰此章明君臣之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者定公魯君也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定公患之故問於孔子曰君之使臣及臣之事君當如之何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注孔曰至問之。正義曰云定公魯君謚者魯世家云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疏子曰至不傷正義曰此章言正樂之和也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興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疏哀公至不咎。正義曰此章明立社所用木也哀公問社於宰我者哀公魯君也社五土之神也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哀公未知其禮故問於弟子宰我也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者三代立社各以其土所宜木故宰我舉之以對哀公也但宰我不本其土宜之意因周用栗便妄爲之說曰周人以栗者欲使其民戰栗故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孔子聞宰我對哀公使民戰栗知其非妄無如之何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已往不可復追咎也歷言此三者以非之欲使慎其後也注孔曰至戰栗。正義曰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者以社者五土之摠神故凡建邦立國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栢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謂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以爲宗廟主今所不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包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疏子曰至之禮。正義曰此章言管仲僭禮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者管仲齊大夫管夷吾也孔子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人見孔子言管仲器小以爲謂其大儉故問曰管氏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孔子荅或人以管仲不儉之事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焉猶安也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

姓之女故曰有三歸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雖得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今管仲家臣備職奢豪若此安得爲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者或人聞孔子言管仲不儉便謂爲得禮故又問曰然則管仲是知禮之人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者此孔子又爲或人說管仲不知禮之事也邦君諸侯也屏謂之樹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大夫當以簾蔽其位耳今管仲亦如人君樹屏以塞門也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大夫則無之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僭濫如此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孔子舉其僭禮於上而以此言非之孰誰也言若謂管氏而爲知禮更誰爲不知禮言唯管氏不知禮也○注包曰至爲儉○正義曰云婦人謂嫁曰歸者隱二年公羊傳文何休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三歸之道也○注鄭曰至知禮○正義曰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以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玄云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云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坫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荅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荅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大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

【疏】子語至以成。○正義曰此章明樂子語魯大師樂者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國禮樂崩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曰樂其可知也者言五音翕然盛也翕盛皃如皆語辭從之純如也者從讀曰縱謂放縱也純和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者皦明也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者言其音落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者言樂始作翕如又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則正樂以之而成也

儀封人請見鄭曰儀蓋衞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

於天下

疏 儀封至木鐸。正義曰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其定禮樂也儀封人請見衛國儀邑典封疆之人請告於孔子從者欲見孔子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者此所請辭也嘗會也言往者有德之君子至於我斯地也吾嘗得見之未嘗有不得見者也從者見之者從者謂弟子隨孔子行者既見其請故爲之紹介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儀封人請。既見夫子出門乃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何須憂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德不喪之由也言事不常一盛必有衰衰極必盛今天下之衰亂無道亦已久矣言拯弱興衰屬在夫子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木鐸以振文教也。注鄭曰儀蓋至官名。正義曰云儀蓋衛邑者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故云蓋衛邑也云封人官名者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左傳言潁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此云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注包曰至得見。正義曰云通使得見者見謂爲之紹介使之見也若左傳云乃見鱄設諸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亦然。注孔曰至天下。正義曰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者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疏 子謂至善也。正義曰此章論韶武之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韶舜樂名韶紹也德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周武王樂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曲及舞容則盡極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其德未盡善也。注孔曰至盡善。正義曰云韶舜樂名者樂記云韶繼也注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元命包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其書益稷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韶爲舜樂名也云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者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安國云若使攝遂禪之禪即讓也是以聖德受禪也。注孔曰至未盡善。正義曰云武武王樂也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云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者以臣代君雖曰應天順人不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疏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此章揔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衆不寬則失於苛刻凡爲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

失於傲惰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注疏挍勘記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金鍾鎛也毛本鍾作鐘閩本鎛誤鏄北監本鍾亦作鐘鎛亦誤鏄重周公故以賜魯禮記祭統重作康吾何僭哉公羊傳哉上有矣字下

効上之辭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効作效案効乃效之俗字今正

三家者以雍徹釋文出撤字云本或作徹案五經文字云撤去也案字書無此字見論語今三家亦作此樂皇本樂下有者也二字○按者是衍文

天子穆穆皇本穆穆下有矣字天子之容貌皇本貌作也雍篇歌此者皇本此下有曲字但家臣而已本但誤伹今改正

季氏旅於泰山章

季氏旅於泰山玉篇云祣祭名論語作旅廣韻云祣祭山川名論語只作旅○按說文有旅無祣鄭氏注大司徒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女弗能救與皇本高麗本弗作不

君子無所爭章

多筭飲少筭毛本筭作算釋文出多筭云本今作筭案五經文字云筭相亂反作筭訛算先卵反從昇見禮經說文筭計厤數者从竹弄算數也从竹具據此則字當作筭

右加弛弓毛本作弛○按禮注射儀注作弛是正字揖如始升射儀禮大射儀無始字坐奠於豐下興揖本興誤與今訂正鄉射記曰北監本毛本記作禮後射不主皮章疏同○按作記是也

巧笑倩兮章

巧笑倩兮（皇本北監本毛本笑作笑後陽貨篇子之武城章夫子莞爾而笑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亦竝作笑五經文字云笑喜也從竹下犬。按釋文注中多作笑竹下犬非古也）美目盼兮（唐石經閩本北監本同毛本盼作盻下竝同。案說文盼詩曰美目盼兮从目分聲盻恨視也从目兮聲音義迥別毛本改从兮是今依訂正）

繪事後素（釋文出繪事云本又作繢同畫文也案繪繢古通用周禮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及文選夏侯常侍誄注竝引作繢）凡繪畫先布衆色（皇本作畫繪又色作采）然後以素分布其閒（皇本無布字）

起予者商也（漢石經無者字）可與共言詩（皇本詩下有已矣二字）

夏禮吾能言之章

殷禮吾能言之（浦鏜云禮下脫吾能二字）徵成釋詁文（孫志祖云今爾雅釋詁無此文）封殷之後於宋是也（禮記樂記封作投）

禘自旣灌而往章

列尊卑（皇本列作別）而魯逆祀（皇本魯下有爲字）

禘者二年大祭之名（浦鏜云五誤二今正）禘祭自旣灌已往（閩本北監本毛本已作以。按已以古字通）五年一禘（本五誤王今正）

是知當閔在僖上（本上誤土今正）

或問禘之說章

爲魯諱（皇本作爲魯君諱也）

如指示掌中之物（皇本掌上有以字）其如示諸斯乎也者（浦鏜云也字衍）言我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

事中 浦鏜云我疑若字誤中字疑衍

祭如在章

不致肅敬於心 皇本不上有故字無肅字毛本於誤作其疏文可證也

與其媚於奧章

賈執政者 皇本賈下有者字者下有也字 欲使孔子求昵之 釋文出求昵云亦作暱案昵暱古字通五經文字云暱昵同尼一反近也

孔子拒之曰 皇本拒作距北監本誤作柜五經文字云拒與距同○按距雞距字說文有歫無拒歫卽拒也 擧於二句 浦鏜云於疑此字誤

周監於二代章

郁郁乎文哉 汗簡云古論語郁作戫案說文戫有文章也戫卽戫字之省 當從之 皇本作當從周也 此章言周之禮文猶備也

浦鏜云猶當獨字誤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 唐石經皇本太作大下文及注並同後並放此唯本篇管仲之器小哉章注以爲謂之太儉皇本亦作太案釋文出大字云音泰則此當作大爲是

嘗爲季氏史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史作吏今依訂正

射不主皮章

云志體和至與舞同 北監本閩本與誤典 行鄉射之禮 本鄉誤卿今正 無讀爲舞 本讀誤不今正 與禮與樂是也 按周禮注無下字 與主將有祭祀之射 北監本毛本作主將有郊廟之事浦鏜云主當作王是也 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 本卿誤鄉焉誤馬今並正○案

閩本北監本卿亦誤鄉　其將祀其先祖本先誤無閩本同案此無作无形近之譌今正　又方制之以爲䇳本䇳誤牽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作䇳亦誤今正○鄉射記曰毛本記作禮周禮注作記不誤　討迷士惑者閩本同北監本毛本無士字○補案此士字因下士不大射誤衍　不大射本大誤犬今改正○補毛本不上有士字案此誤脫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爾愛其羊唐石經爾作女皇本高麗本作汝　云禮每月告朔於廟浦鏜云據注文每上脫人君二字　是用牲羊告於廟閩本同案牲當作生今訂正　則謂之朝政閩本同毛本政作正是也今依訂正　朝廟享朝正毛本享上有朝字此誤脫也閩本北監本毛本作朝廟享廟正尤誤　皆委立閩本同毛本立作焉任是也今依正　雖則履此事浦鏜云躬誤則今依正　每月之朝閩本同毛本朝作朔案朝字誤今正　以故告特羊本特誤時今正

王立七廟祖廟禮記祭法無祖廟二字按下脫祖考廟三字此葢因下文誤衍　朝享自皇考以下閩本北監本同毛本廟作朝是也今依正

關雎樂而不淫章

樂不至淫哀不至傷皇本不上竝有而字　哀窈窕北監本窈作窔窈字非也毛本窔誤窕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出問社云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案左氏文二年經丁丑作僖公主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以張包周等竝爲廟主故杜所依用　使民戰栗皇本高麗本栗下有也字　不可復追咎皇本追下有非字　杜元凱本元誤無今正

管仲之器小哉章

以爲謂之大儉皇本大作太儉下有乎字按釋文出大儉云音泰

焉得儉皇本高麗本儉下有乎字 三歸娶三姓女皇本作三歸者娶三姓女也釋文出取三云本今作娶○按娶正字古多假取字 婦人謂嫁曰歸皇本曰作爲釋文出謂嫁爲歸云一本無爲字本今作曰歸

便謂爲得禮皇本作更謂爲得知禮也

邦君爲兩君之好漢石經避高帝諱邦作國後放此 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毛本坫並誤玷 人君別內外皇本作人君有別外內

若與鄰國爲好會皇本國下有君字 孰不知禮皇本禮下有也字 隱二年公羊傳文各本二誤三今正 反坫爵於坫上各本此誤坫今正

子語魯大師樂章

子語魯大師樂曰閩本毛本作太師按釋文出大師云音泰注同 樂其可知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 五音始奏皇本五上有言字

從之純如也唐石經避憲宗諱純作純後放此按史記孔子世家從作縱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作縱當是古論 放縱盡其音聲皇本無音字 純純和諧也皇本和上有如字按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此注不重純字

言其音節明也皇本明上有分字

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皇本作作於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同皇本三下有者也二字

落繹然相續不絕也補北監本毛本落作絡

儀封人請見章

儀蓋衞邑皇本衞下有下字

君子之至於斯也皇本高麗本也作者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高麗本無也字

儀封人既請見夫子各本並誤作請旣今訂正

子謂韶章

又盡善也嘉定錢大昕養新錄云漢書董仲舒傳本引又盡善矣上鋟斯與景祐本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illegible] 故盡

善皇本作故曰盡善也下作故曰未盡善也

鳳皇來儀閩本北監本皇作凰○按皇凰正俗字

武樂爲一代大事盧文弨挍本改武爲夫

宋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挍勘記藏書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四

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子曰里仁爲美。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疏　子曰至得知。正義曰此章言居必擇仁也里仁爲美者里居也仁者之所居處謂之里仁凡人之擇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者焉猶安也擇求居處而不處仁者之里安得爲有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孔曰必驕佚仁者安仁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知者利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疏　子曰至利仁。正義曰此章明仁性也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言不仁之人不可令久長處貧約若久困則爲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者言亦不可令久長處於富貴逸樂若久長處樂則必驕佚仁者安仁者謂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也知者利仁者知能照識前事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注包曰至安仁。正義曰此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表記正同理亦不異云惟性仁者自然體之者言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自然汎愛施生體包仁道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也。注王曰至行之。正義曰云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者言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曰唯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疏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正義曰此章言唯有仁德者無私於物故能審人之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疏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正義曰苟誠也此章言誠能志在於仁則其餘行終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馬曰

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疏】子曰至於是○正義曰此章廣明仁行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此二者是人之所貪欲也若不以其道而得之雖是人之所欲而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乏之財曰貧無位曰賤此二者是人之所嫌惡也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雖是人之所惡而仁者不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欲爲君子唯行仁道乃得君子之名若違去仁道則於何得成名爲君子乎言去仁則不得成名爲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顛沛偃仆也言君子之人雖身有急遽偃仆之時而必守於是仁道而不違去也○注馬曰至違仁○正義曰云造次急遽者造次猶言草次鄭玄云倉卒也皆迫從不暇之意故云急遽云顛沛偃仆者說文云偃僵也仆頓也則偃是仰倒也仆是踣倒也雖遇此顛躓之時亦不違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疏】子曰至見也○正義曰此章疾時無仁也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子言我未見性好仁者亦未見能疾惡不仁者也好仁者無以尚之者此覆說上好仁者也尚上也言性好仁者爲德之最上他行無以更上之言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覆說上惡不仁者也言能疾惡不仁者亦得爲仁但其行少劣故曰其所爲仁矣也唯能不使不仁者加乎非義於己身也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者言世不脩仁也故曰有人能一日之間用其力於仁道矣乎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德輶如毛行仁甚易我欲仁斯仁至矣何須用力故曰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者此孔子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曰蓋有能爲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疏】子曰至仁矣○正義曰此章言仁恕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黨黨類也言人之爲過也君子小人各於其類也觀過斯知仁矣者言觀人之過使賢愚各當其所若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斯知仁者之用心矣

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疏子曰至議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樂道固窮也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言士雖志在善道而衣服飲食好其華美恥其麤惡者則是志道不篤故未足與言議於道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疏子曰至與比○正義曰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相親也子曰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疏子曰至懷惠○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懷安也君子執德不移是安於德也小人安安而不能遷者難於遷徙是安於土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刑法制惠恩惠也君子樂於法制齊民是懷刑也小人唯利是親安於恩惠是懷惠也子曰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多怨孔曰取怨之道疏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正義曰此章惡利也放依也言人每事依於財利而行則是取怨之道也故多爲人所怨恨也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疏子曰至禮何○正義曰此章言治國者必須禮讓也能以禮讓爲國乎者爲猶治也禮節民心讓則不爭言人君能以禮讓爲教治其國乎云何有者謂以禮讓治國何有其難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者言人君不能明禮讓以治民也如禮何者言有禮而不能用如此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疏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不患無位者言不憂爵位也患所以立者言但憂其無立身之才學耳不患莫已知者言不憂無人見知於已也求爲可知也者言求善道而學行之使已才學有可知重則人知已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明忠恕也子曰參乎者呼曾子名欲語之也吾道一以貫之者貫統也孔子語曾子言我所行之道唯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曾子曰唯者曾子直曉其理更不須問故答曰唯子出者孔子出去也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曉夫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答門人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忖已度

物也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曰喻猶曉也疏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曉不同也喻曉也君子則曉於仁義小人則曉於財利

子曰見賢思齊焉包曰思與賢者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疏子曰至省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爲高行也見彼賢則思與之齊等見彼不賢則內自省察得無如彼人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包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疏子曰至不怨○正義曰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父母有過當微納善言以諫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曰方猶常也疏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正義曰方猶常也父母既存或時思欲見已故不遠遊遊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已得卽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曰孝子在喪哀慼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疏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正義曰言孝子在父母喪三年之中哀慼思慕無所改爲父之道非心所忍爲故也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注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疏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義曰言孝子當知父母之年也其意有二一則以父母年多見其壽考則喜也一則以父母年老形必衰弱見其衰老則憂懼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疏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正義曰此章明愼言躬身也逮及也言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故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疏子曰至鮮矣○正義曰此章貴儉鮮少也得中合禮爲事乃善設若奢儉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是以約致失者少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敏疾。疏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正義曰此章愼言貴行也訥遲鈍也敏疾也言君子但欲遲鈍於言敏疾於行惡時人行不副言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

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正義曰此章勉人脩德也有德則人所慕仰居不孤特必有同志相求與之爲鄰也。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故必有鄰是以不孤者案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身有敬義以接於人則人亦敬義以應之是亦德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速數之數。【疏】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正義曰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數謂速數數則瀆而不敬故事君數斯致罪辱矣朋友數斯見疏薄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

論語注疏校勘記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里仁爲美高麗本美作善

里者仁之所居皇本作里者民之所居也案此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引作人之所居也當是避唐諱耳是爲美皇本作是爲善也案義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善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疑邪疏作美誤觀閒居賦注亦引作善可證

擇不處仁案困學紀聞載張衡思元賦注引論語宅不處仁謂古文本作宅字九經古義云按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焉得知皇本高麗本知作智後竝放此案釋文出知字云音智注及下同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皇本作智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苟志於仁矣章

無惡也漢石經高麗本無也字

富與貴章

是人之所欲也此句也字及下是人之所惡也兩也字疑俱屬後人所加攷初學記十八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二段皆無也字又晉書皇甫謐王沈二傳並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亦無也字又後漢書李通傳論陳蕃傳注晉書夏侯湛傳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四百七十一單引此句亦無也字四書攷異云案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謀盡同也恐是當時傳本如此○按考異非也古人引書每多節省況有皇侃義疏可證也

偃仆皇本偃作僵下同案釋文出僵字云本今作偃　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本去誤立今正　皆追從不暇之意本促誤從今正

我未見好仁者章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漢石經好仁下無者字

無以尚之爲優皇本以下有加字優下有也字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蓋有之矣皇本高麗本矣作乎　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皇本能下有仁字爾作耳我上有其字無之字　言人誠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浦鏜云耳當乎字誤

人之過也章

人之過也皇本高麗本人作民

朝聞道章

夕死可矣 漢石經矣作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也 釋文出適字云鄭本作敵九經古義云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云赴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攷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 義之與比 皇本比下有也字有注二十二字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各本竝脫

君子懷德章

君子懷刑 漢石經刑作荆案說文井部荆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今經典相承作刑

參乎章

參乎 釋文云參所金反九經字樣云曑曑上說文下隷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從厶今經典相承通作參孝經參不敏釋文本作曑音所林反 吾道一以貫之 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

事父母幾諫章

又敬不違 皇本敬下有而字 勞而不怨 高麗本無而字 且志不從 補且當作見北監本毛本並是見字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章

無所改爲父之道 浦鏜云於誤爲

父母之年章

孔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元語辭未知孰是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高麗本出下有也字四書攷異云包氏注云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據其文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知若上一之字則斷知其流傳譌衍○按皇本妄字必因注文而誤衍也

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皇本作不妄出口者爲耻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以約失之者章

奢則驕佚招禍皇本佚作溢

儉約無憂患皇本作儉約則無憂患也

君子欲訥於言章

言欲遲而行欲疾皇本作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

事君數章

數謂速數之數皇本此注作孔安國曰數下有也字案筆解作包曰

當以禮漸進也案漸當漸字之譌閩本北監本毛本並脫此字

論語注疏挍勘記卷四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五

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學爲君子卽下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罪人【疏】子謂至妻之。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公冶長之賢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納女於人曰妻孔子評論弟子公冶長德行純備可納女與之爲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縲黑索紲攣也古獄以黑索拘攣罪人於時治長以枉濫被繫故孔子論之曰雖在縲紲之中實非其治長之罪也以其子妻之者論竟遂以其女子妻之也。注孔曰至罪人。正義曰云治長弟子魯人也者案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又案史記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而此云魯人用家語爲說也張華云公冶長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不取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疏】子謂南容至妻之。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弟子南容之賢行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此南容之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常得見用在官不被廢棄。若遇邦國無道則必危行言遜以脫免於刑罰戮辱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言德行如此故以其兄之女與之爲妻也。注王曰至見用。正義曰云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者此家語弟子篇文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中孫貜生南宮縚是也然則名縚名括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

子謂子賤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疏】子謂子賤至取斯。正義曰此章論子賤之德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此評論之辭也因美魯多君子故曰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魯國若更無君子者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明魯多君子故子賤得學爲君子也。注孔曰至不齊。正義曰案家語弟子篇云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有才知仁愛百姓不忍欺之故孔子大之也

子貢問曰

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

疏子貢至瑚璉也。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子貢之德也子貢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於己故問之曰賜也己自不知其行何如也子曰女器也夫子答之言女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者子貢雖得夫子言已爲器用之人但器有善惡猶未知己器云何故復問之也曰瑚璉也者此夫子又爲指其定分瑚璉黍稷之器宗廟之器貴者也言女是貴器也。注包曰至貴者。正義曰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者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引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疏或曰至用佞。正義曰此章明仁不須佞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佞口才也或有一人言於夫子曰弟子冉雍雖身有仁德而口無才辯或人嫌其德未備也子曰焉用佞者夫子語或人言仁人安用其佞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夫子更爲或人說佞人之短屢數也言佞人禦當於人以口才捷給屢致憎惡於人謂數爲人所憎惡也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既數爲人所憎惡則不知其有仁德之人復安用其佞邪。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也。注孔曰至憎惡。正義曰屢數也者釋言云屢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云佞人口辭捷給數謂人所憎惡者案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此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爲惡捷敏是惡佞卽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曰開弟子漆彫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鄭曰善其志道深。

疏子使至子說。正義曰此章明弟子漆彫開之行子使漆彫開仕者弟子姓漆彫名開孔子使之仕進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意志於學道不欲仕進故對曰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信言未能究習也子說者孔子見其不汲汲於榮祿知其志道深故喜說也。注孔曰至究習。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孔曰喜與己俱行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 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疏 子曰至取材。正義曰此章仲尼患中國不能行已之道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桴竹木所編小栰也言我之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即欲乘其桴栰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幾能行已道也從我者其由與者由子路名以子路果敢有勇故孔子欲令從己意未決定故云與以疑之子路聞之喜者喜夫子欲與己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耳其說有二鄭以爲材桴材也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也示子路令知己但歎世無道耳非實即欲浮海也一曰材讀曰哉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孔子之微意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者言唯取於己無所取於他人哉。注馬曰至曰桴。正義曰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者爾雅云舫泭也郭璞云水中簰筏孫炎云舫水中爲泭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泭桴音義同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孔曰賦兵賦 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 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不知其仁也 疏 孟武至仁也。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者魯大夫孟武伯問於夫子曰弟子子路有仁德否乎夫子以爲仁道至大不可全名故荅曰不知也又問者武伯意其子路有仁故夫子雖荅以不知又復問之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夫子更爲武伯說子路之能言由也有勇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兵賦也不知其仁也言仁道則不全也求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冉求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荅武伯以冉求之能也言求也若卿大夫千室之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可使爲之邑宰也仁則不知也赤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公西赤仁道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荅以公西赤之才也言赤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之官盛服束帶立於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也仁則不知。注孔曰賦兵賦。正義曰案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注孔曰至家臣○正義曰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者大學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鄭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又鄭注云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然則此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左傳曰唯卿備百邑司馬注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注馬曰至行人○正義曰云赤弟子公西華者案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爲行人者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疏子謂至如也○正義曰此章美顏回之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者愈猶勝也孔子乘間問弟子子貢曰女之才能與顏回誰勝對曰賜也何敢望回者望謂比視子貢稱名言賜也才劣何敢比視顏回也回也聞十以知一賜也聞一以知二者子貢更言不敢望回之事假設數名以明優劣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聞始知終子貢識淺故聞一纔知二以明己與回十分及二是其懸殊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者夫子見子貢之荅識有懸殊故云不如也弗者不之深也既然荅子貢不如又恐子貢慚愧故復云吾與女俱不如欲以安慰子貢之心使無慚也

宰予晝寢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曰朽腐也彫彫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於予與何誅**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女乎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疏宰予至汝是○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弟子宰我晝日寢寐也子曰朽木不可牆不可杇也者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杇鏝也言腐爛之木不可彫琢刻畫以成器物糞土之牆易爲圬壞不可杇鏝塗塓以成華美此二者以喻人之學道當輕尺璧而重寸陰今乃廢惰晝寢雖欲施功教之亦終無成也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與語辭言於宰我何足責乎謂不足可責乃是責之深也然宰我處四科而孔子深責者託之以設教畢宰我非實惰學之人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者與亦語辭以宰予嘗謂夫子言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故孔子責之曰始前吾於人也聽其

所言即信其行以爲人皆言行相副今後吾於人也雖聽其言更觀其行待其相副然後信之因發於宰予晝寢言行相違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也○注包曰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注王曰杇鏝也○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杇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杇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 包曰申棖魯人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孔曰慾多情慾 疏 子曰至得剛○正義曰此章明剛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謂質直而理者也夫子以時皆柔佞故云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者或人聞孔子之言乃對曰申棖性剛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者夫子謂或人言剛者質直寡欲今棖也多情慾情慾既多或私佞媚安得剛乎○注包曰申棖魯人○正義曰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馬曰加陵也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疏 子貢至及也○正義曰此章明子貢之志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加陵也諸於也子貢言我不欲他人以非義加陵於己吾亦欲無以非義加陵於人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爾女也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己亦爲難事故曰賜也此事非女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疏 子貢至聞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之道深微難知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者章明也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與及也子貢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注性者至聞也○正義曰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天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言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或仁或義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其實自然天性故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者案易乾卦云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爲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嘉美也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嘉美而會聚故云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萬物使物皆得幹濟此明天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

利貞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功爲天之四德也此但言元亨者略言之也天之爲道生生相續新新不停故曰日新也以其自然而然故謂之道云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言人稟自然之性及天之自然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志也子路於夫子之道前有所聞未能及行唯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曰孔文子衞大夫孔圉文謚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已下者 【疏】子貢至文也。正義曰此章言文爲美謚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者言文是謚之美者故問衞大夫孔圉有何善行而得謂之聞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者此夫子爲子貢說文子之美行也敏者疾也下問問凡在已下者言文子知識敏疾而又好學有所未辨不羞恥於問已下之人有此美行是以謚謂之文也。注孔曰至謚也。正義曰云孔文子衞大夫孔圉者左傳文也云文謚也者案謚法云勤學好問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疏】子謂至也義。正義曰此章美子產之德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孔子評論鄭大夫子產事上使下有君子之道四焉下文是也其行已也恭者一也言已之所行常能恭順不違忤於物也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承事在已上之人及君親則忠心復加謹敬也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愛養於民振乏賙無以恩惠也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言役使下民皆於禮法得宜不妨農也。注孔曰至孫僑。正義曰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大夫公孫僑也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後或謂之國焉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 【疏】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正義曰此章言齊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輕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注周曰至名嬰。正義曰云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者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謚法治而清省曰平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山節藻梲 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 何如其知也 孔曰非時人謂之爲知 【疏】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臧文仲不知也子曰臧文仲居蔡者蔡國君之

守龜名也而魯大夫臧文仲居守之言其僭也山節者節栭也刻鏤爲山形故云山節也藻梲者藻水草有文者也梲梁上短柱也畫爲藻文故云藻梲此言其奢侈也何如其知也者言僭奢若此是不知也所以非時人謂之爲知。注包曰至僭也。正義曰云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辰是公子彄曾孫也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姓曰臧也云文謚也者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云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者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家語稱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爲名未知孰是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故知此龜長尺二寸此國君之守龜臧氏爲大夫而居之故云僭也。注包曰至奢侈。正義曰云節者栭也者釋宮文云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者釋宮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栭謂之楶郭璞曰梲侏儒柱也楶即櫨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侈文二年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鬭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巳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曰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疏 子張至得仁。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成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巳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曰楚大夫令尹子文三被任用仕爲令尹之官而無喜見於顏色三被巳退無慍懟之色舊令尹之政令規矩必以告新令尹慮其未曉也子文有此美行子張疑可謂仁故問曰何如子曰忠矣者孔子荅之爲行如此是忠臣也曰仁矣乎者子張復問子文此德可謂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荅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者此子張又舉齊大夫陳文子之行而問孔子也崔子崔杼也爲齊大夫作亂弒其君光陳文子惡之故家雖富有馬十乘謂四十匹也而輒捐棄違

去之至於他國亦遇其亂陳文子則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復往一他邦則又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爲行若此其人何如子曰淸矣者孔子荅言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可止者可謂淸潔矣曰仁矣乎者子張意其爲仁故復問之曰可以爲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荅言據其所聞但是淸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注孔曰至於菟○正義曰案宣四年左傳云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母。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是也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蔿敖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注孔曰至去之○正義曰云皆齊大夫者並見春秋故知之云崔杼作亂者左襄二十五年云四十匹馬者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爲乘經言十乘故知四十匹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正義曰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咎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亦可矣○注鄭曰至三思○正義曰案春秋文六年經書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敎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云所謂文子三思故知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

子曰甯武子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疏】子曰至及也○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之德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者此其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顯其知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佯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者言有道則知人或可及佯愚似實不可及也○注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正義曰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杜元凱注云此其愚不可及也是甯武子卽甯俞也謚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疏】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正義曰此章孔子在陳旣久言其欲歸之意也與與語辭再言歸與者思歸之深也狂者進取也簡大也斐然文

章貌言我所以歸者以吾鄉黨之中末學之小子等進取大道妄作穿鑿斐然而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故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也不卽歸而言此者恐人怪己故託此為辭耳**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疏】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正義曰此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為人所怨恨也。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者是也孤竹北方之遠國名地里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疏】子曰至與之。正義曰此章明直者不應委曲也孰謂微生高直者孰誰也孔子曰誰言魯人微生高性行正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此孔子言其不直之事醯醋也諸之也或有一人就微生高乞醯時自無之卽可荅云無高乃乞之其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曰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疏】子曰至恥之。正義曰此章言魯太史左丘明與聖同恥之事巧言令色足恭者孔以為巧好言語令善顏色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為恭也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恥此諸事不為適合孔子之意故云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者友親也匿隱也言心內隱其相怨而外貌詐相親友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俱恥而不為也。注孔曰足恭便僻貌。正義曰此讀足如字便僻謂便習盤僻其足以為恭也。注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文者也**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孔曰不自稱己之善**無施勞**孔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孔曰懷歸也【疏】顏淵至懷之。正義曰此章仲尼顏淵季路各言其志也顏淵季路侍者二弟子侍孔子也卑在尊旁曰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爾女也盍何不也夫子謂二弟子曰何不各言女心中之所志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憾恨也衣裘以輕者爲美言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而被敝之而無恨也此重義輕財之志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者誇功曰伐言願不自稱伐己之善不置施勞役之事於人也此仁人之志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各言其志畢子路復問夫子曰願聞子之志古者稱師曰子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此夫子之志也懷歸也言己願老者安己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己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己施之以恩惠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疏】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有過莫能自責也訟猶責也已終也吾未見有人能自見其己過而內自責者也言將終不復見故云已矣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疏】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言己勤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衛瓘讀焉爲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故具存焉

論語注疏校勘記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雖在縲絏之中 皇本高麗本絏作紲宋石經亦作紲案字本作紲唐人避太宗諱改作絏釋文出紲字云本今作絏五經文字云絏本文从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竝準式例變

治長 皇本作公冶長案孔注下云姓公冶名長則不當單稱治長

在官不被廢弃 閩本北監本毛本弃作棄後放此案說文棄捐也弃古文棄籀文弃棄葢古今字

南宮括 閩本北監本毛本括作适案史記弟子列傳作括

中孫貜生南宮縚是也 浦鏜云玃誤貜按禮記檀弓上䟽引世本作玃故浦以爲玃之誤然攷南宮縚之父爲孟僖子僖子卽左氏昭公九年經所書仲孫貜如楚者也據此不得以貜字爲誤

子謂子賤章

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皇本得下有取字

賜也何如章

賜也何如 高麗本作如何

瑚連也 案說文槤胡槤也大徐云今俗作連非九經古義云瑚連二字从玉旁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旁據此則槤爲本字連爲假借从玉者俗字耳。按韓勑禮器碑胡輦器用卽胡連也

此夫子又爲指其定分 本夫誤未今訂正 注此論語 閩本北監本毛本注作說

或引有所據 浦鏜云別誤引是也今訂正

雍也仁而不佞章

子曰焉用佞 高麗本佞下有也字 屢憎於人 高麗本作屢憎民 不知其仁焉用佞 皇本高麗本仁下佞下有也字 數爲人所憎惡 皇本無惡字有也字 數謂人所憎惡者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謂作爲案所改是也今依正 而以不佞爲嫌者 本嫌誤謙今正

子使漆雕開仕章

子使漆彫開仕 閩本北監本毛本彫作雕注疏同案釋文出彫字云本或作凋同四書攷異云舊經漆雕與後章朽木不可雕雕俱爲彫松柏後彫之彫爲凋體義自合不知何時皆傳寫差此本此處作彫不誤後朽木不可彫經文已作雕唯注疏尚作彫歲寒章亦作彫與閩本北監本毛本同。按依說文當作琱凡琱琢之成文則曰彫今彫行而琱廢雕凋皆

假借字

善其志道深（皇本善作嘉深下有也字） 子使漆彫開仕者（本仕誤化今改正） 孔子見其不汲汲於榮祿（案於於

字誤重）

道不行章

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皇本于作於由下有也字高麗本也字同案此經側用於字唯爲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及此兩於字變體作于爲政篇于字乃乎字之譌此亦疑本作於傳寫者偶亂耳觀文選嘯賦注尚引作於可證又由下也字亦與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大平御覽四百六十七所引合） 大者曰桄（皇本桄作筏）

子路聞孔子欲浮海（皇本浮上有乘桴二字毛本子路誤孔路） 古字材哉同（皇本同下有耳字） 水中簰筏（閩本同北監本毛本簰作簰是也今依訂正下同） 方舫泭浮音義同也（閩本同北監本毛本浮作桴是也今依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出賦字云孔云兵賦也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 兵賦（皇本賦下有也字下之邑下公西華下行人下同）

大夫百乘（皇本作卿大夫故曰百乘也）

出戎馬一匹（本戎誤戊今改正下同）

女與回也孰愈章

回也聞一以知十（釋文出聞一云本或作問字非） 吾與女（釋文出吾與爾云爾本或作女音汝案三國志夏侯淵傳曰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正作爾字蓋與陸氏所據本合） 蓋欲以慰子貢也（皇本貢下有心字案筆解也作爾） 故云不如也（浦鏜云不當作弗）

宰予晝寢章

弟子宰我皇本我下有也字下刻晝下同又此注作苞氏曰案疏述注亦作包曰今本作孔曰疑誤

朽木不可雕也閩本北監本毛本彫經注疏俱作雕此本雖經文作雕餘仍作彫案唐石經宋石經俱作彫漢書董仲舒傳論衡問孔篇詩大雅棫樸正義亦俱引作彫是作雕者用假借字釋文亦作雕

不可杇也皇本杇作圬釋文出圬字云本或作杇鏝也案史記弟子列傳漢書董仲舒傳俱作圬盎論語古本作圬說文杇所以塗也杇當是正字圬乃杇之假借耳

杇鏝也皇本作圬墁也此本杇竝誤杇今正案釋文出槾字云或作鏝五經文字云槾莫干反見論語經文槾字當即此注

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皇本無此以二字成下有也字

深責之皇本之下有辭也二字

改是聽言信行皇本是下有者始二字

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皇本更上有今字無之字寢下有也字

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此本辭皆作辞案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辭訟也辞不受也籒文作辞據此則此處不當作辞五經文字云辭辞辞上說文中古文下籒文經典相承通用上字

託之以設教耳本耳誤卑

今乃晝寢晝寢二字闕今補正下故孔子責之責字聽其所言聽字雖聽其言更觀其行聽觀二字杇鏝也鏝字釋宮釋字鏝謂之杇鏝字泥塗也李巡曰塗因謂泥塗三塗字並同

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浦鏜云泥塗也鏝誤塗下鏝一名杇因謂泥鏝爲杇二鏝字誤同

塗土之作具也北監本土誤上浦鏜云工誤土

吾未見剛者章

申棖魯人棖魯二字闕今補

夫子以時皆柔佞本佞誤倿今正下同質直寡欲閩本北監本毛本欲作慾○按欲正字慾俗字申棠字周浦鏜云周上脫子字案史記弟子列傳本無子字浦鏜疑有脫字者據家語也然釋文引家語亦無子字則今本家語有子字者恐不足據

夫子之文章章

可以耳目循皇本作可得以耳目自修也又筆解此注作孔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矣二字是也按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及匡謬正俗竝作已矣故不可得而聞也本閩誤問今正孝經說曰性者天之質按禮記中庸注天作生此誤嘉之會也本嘉誤加下嘉字同今正成就万物閩本北監本毛本作濟物○按唐人千萬字多作万今改豈逌元亨利貞之德也閩本同毛本逌作造是也亨作享誤

子路有聞章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有所未辯此本辯皆作辨案五經文字云辯辨上理也下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皇本高麗本而下有人字治而清省曰平北監本毛本清省改無眚案二本所改蓋據今本周書謚法解改周書舊本本作清省以今本改古本非也

臧文仲居蔡章

長尺有二寸本寸誤十今正

山節藻梲釋文出梲字云本又作棳。按梲說文訓木杖經典多借用為梁上短柱之棳

非時人謂之為知皇本之作以知下有也字

彄生哀伯達本生誤注今正故姓曰臧也本姓誤謚今正道德博厚曰文北監本毛本厚改聞後季文子章疏同案周書舊本亦作厚此亦據今本誤改

貙不盈尺漢書食貨志作盈五寸杗霤謂之梁閩本同毛本杗霤作杗廇是也北監本杗亦誤汞

令尹子文章

姓鬭名穀字於菟皇本穀作㝅釋文出名穀云本又作㝅。按說文㝅乳也从子㱿聲釋文穀字即㝅字之訛又作穀用假借字說詳左傳釋文挍勘記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皇本高麗本如下有也字又此注作孔安國曰

崔子弒齊君釋文出崔子云鄭注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又出弒字云本又作殺同案九經古義云王充論衡曰猶吾大夫高子也蓋用魯論語之言棄而違之唐石經避太宗諱棄作弃後放此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高麗本則下有又字違之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高麗本作違之之至一邦案致文載足利本作違之至一邦疑皇本高麗本並衍一之字文子辟惡逆去無道皇本辟作避後並放此案釋文出辟字云音避本亦作避。按避正字辟假借字皆如崔子皇本子作杼案釋文出杼字云直呂反則陸氏所據本亦作崔杼無有可止者本止誤且今正三仕為令尹本三誤二今正從其毋畜於鄖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毋作母是也今依正鄖子毋案毋當作田各本並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再斯可矣唐石經作再思可矣皇本高麗本作再思斯可矣不必乃三思皇本作不必及三思也案及字是也

甯武子章

佯愚似實皇本佯作詳案佯詳古字通史記蘇秦傳詳僵而棄酒吳太伯世家公子光詳爲足疾皆以詳爲佯

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閩本北監本毛本辭作辤閩本形誤彤

子在陳章

不知所以裁之皇本高麗本之下有也字史記孔子世家不知上有吾字

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皇本無簡字取作趣妄下無作字案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亦無簡字

我當歸以裁之耳皇本裁下有制字案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注引不知所以裁製

孰謂微生高直章

或乞醯焉高麗本或下有人字釋文出乞醯云亦作醓案五經文字云醯作醓俗

巧言令色足恭章

巧言令色足恭釋文出色足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

漢書藝文志文者也各本也上竝誤衍者字

願車馬衣輕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外傳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誤加輕字甚誤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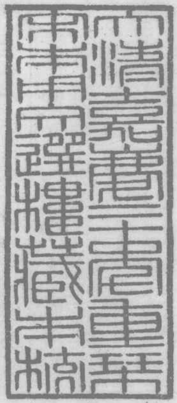
敝之而無憾皇本敝作弊○按敝正字弊俗字

不以勞事置施於人皇本不作無人下有也字

懷歸也皇本歸作安

十室之邑章

不如丘之好學也高麗本學下有者字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五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六

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長塘鮑氏[illegible]校定

疏 正義曰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疏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正義曰此章稱弟子冉雍之德行南面謂諸侯也言冉雍有德行堪任爲諸侯治理一國者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包曰伯子之簡太簡子曰雍之言然疏 仲弓至言然。正義曰此章明行簡之法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冉雍字也問子桑伯子其人德行何如子曰可也簡者孔子爲仲弓述子桑伯子之德行也簡略也言其人可也以其行能寬略故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者仲弓因辨簡之可否言若居身敬肅而行寬略以臨其下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者言居身寬略而行又寬略乃大簡也則子桑伯子之簡是太簡也子曰雍之言然者然猶是也夫子許仲弓之言是故曰然。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書傳無見不知何人也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氏皆唯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爲秦大夫恐非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疏 哀公至者也。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德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曰弟子之中誰爲樂於好學者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者孔子對哀公曰有弟子顏回者其人好學遷移也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而當其理不移易不遷怒也人皆有過憚改顏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凡事應失而得曰幸應得而失曰不幸惡人橫夭則惟其常顏回以德行著名應得壽考而反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亡無也言命則無好學者矣未聞。更有好學者也。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云凡人任情喜怒違理者言凡常之人信任邪情恣其喜怒違於分理

也云顏回任道怒不過分者言顏回好學既深信用至道故怒不過其分理也云有不善未嘗復
行者周易下繫辭文彼云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韓康
伯注云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貳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
復行也引之以證不貳過也此稱其好學而言不遷怒貳過者以不遷怒貳過由於學問既篤任
道而行故舉以言焉以明好學之深也 曰以哀公遷怒貳過而孔子因以諷諫 一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 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 **請益曰與之庾** 包曰十六 斗曰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 馬曰十六斛曰秉 五秉合為八十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鄭曰非冉有 與之太多
疏 子華至繼富○正義曰此章論君子當賑窮周急子華使於齊者弟子公西赤字子華時仕
魯為魯使適於齊也冉子為其母請粟者冉子卽冉有也為其子華之母請粟於夫子言其
子出使而家貧也子曰與之釜者夫子令與粟六斗四升也請益者冉有嫌其粟少故更請益之
曰與之庾者夫子令益與十六斗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者冉有終以為少故自與粟八十斛也子
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此孔子非冉有與之太多也赤子
華名適往也言子華使往齊國乘駕肥馬衣著輕裘則是富也富則毋不闕粟吾嘗聞之君子當
周救人之窮急不繼接於富有今子華家富而多與之粟則是繼富故非之也○注馬曰至曰釜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六斗四升曰釜者昭
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注云四豆為區區十六
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注包曰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曰秉○正義曰案聘禮記云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 間量名以為籔者今文籔為逾是庾逾籔其數同故知然也 **原思為之宰** 包曰弟子原憲 思字也孔子為
魯司寇以原 憲為家邑宰 **與之粟九百辭** 孔曰九百九百 斗辭辭讓不受 **子曰毋** 孔曰祿法所 得當受無讓 **以與爾鄰里鄉黨**
乎 鄭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 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疏 原思至黨乎○正義曰此章明為受祿之法原思弟子 原憲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也與之粟九
百辭者孔子與之粟九百斗原思辭讓不受子曰毋者毋禁辭也孔子禁止其讓言祿法所得當
受無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言於已有餘可分與爾鄰里鄉黨之人亦不可辭也○注包曰
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云孔子為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者
世家云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為

家采邑之宰也○注鄭曰至爲黨○正義曰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者地官遂人職文案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疏 子謂至舍諸○正義曰此章復論冉雍之德也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雜文曰犂騂純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也舍棄也諸之也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故孔子稱謂仲弓曰譬若雜文之犂牛生純赤且角周正之子中祭祀之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棄之乎言仲弓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

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仁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人心行善亦多隨時移變唯回也其心雖經一時復一時而不變○移○違去仁道也其餘則蹔有至仁時或一日或一月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

疏 季康至何有○正義曰此章明子路子貢冉有之才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歟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由之才可使從一官而爲政治也歟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者果謂果敢決斷何有言不難也孔子言仲由之才果敢決斷其於從政何有難乎言仲由可使從政也曰賜也可使從政也歟者季康子又問子貢也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者達謂通於物理孔子荅言子貢之才通達物理亦言可從政也曰求也可使從政也歟者康子又問冉有也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者藝謂多才藝孔子荅言冉求多才藝亦可從政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則吾○必在汶上矣孔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疏 季氏至上矣○正義曰此章明閔損之賢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者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使之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者子騫不欲爲季氏宰故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者復重也言如有重來召我者則吾必去之在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注孔曰至用之○正義曰云費季氏邑者左傳文也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者僭禮樂逐
昭公是不臣也昭十二年南蒯以費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是數畔也○注去之汶水上
欲北如齊○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故曰欲北如齊

伯牛有疾 馬曰伯牛弟子冉耕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曰亡之 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疏 伯牛至疾也○正義曰此
章孔子痛惜弟子冉耕有德行而遇惡疾也伯牛冉耕字也有疾有惡疾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者自從也伯牛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問之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者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
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者行善遇凶非人所召故歸之於命言天
命矣夫斯此也此善人也而有此惡疾也是孔子痛惜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注馬曰伯牛
弟子冉耕○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注
包曰伯牛有惡疾○正義曰惡疾疾之惡者也淮南子云伯牛癩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孔曰簞笥也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疏 子曰至回也○正義曰此章歎顏回之賢故曰賢哉回也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
竹器食飯也瓢瓠也言回家貧唯有一簞飯一瓠瓢飲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者言回居處又在陰陋之巷他人見之不任其憂唯回也不改其樂道之志不以貧
爲憂苦也歎美之甚故又曰賢哉回也○注孔曰簞笥也○正義曰案鄭注曲禮云圓曰簞方曰
笥然則簞與笥方圓異而此云簞笥
者以其俱用竹爲之舉類以曉人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 疏 冉求曰至女畫○正義曰此章勉人
學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
也者弟子冉求言已非不說樂子之道而勤學之但以力不足故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
女畫者畫止也此孔子責冉求之不說學也言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疏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
小人儒○正義曰此章戒子夏爲君子也言人博學先王之道以潤其身者
皆謂之儒但君子則將以明道小人則矜其才名言女當明道無得矜名也

子游爲武城宰

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疏 子游至室也○正義曰此章明子羽公方也子游爲武城宰者武城魯下邑子游時爲之宰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者孔子問子游言女在武城得其有德之人乎焉耳乎皆語助辭曰有澹臺滅明者此子游對孔子言已所得之人也姓澹臺名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此言其人之德也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若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是公也旣公且方故以爲得人○注包曰至且方○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退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亦弟子也故注不言弟子者從可知也云言其公且方者公無私也方正直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

疏 子曰至進也○正義曰此章言功以不伐爲善也孟之反不伐者誇功曰伐孟之反魯大夫孟之側也有軍功而不誇伐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者此其不伐之事也在軍後曰殿策捶也魯與齊戰魯師敗而奔孟之反賢而有勇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將入國門乃捶其馬欲先奔者入城也且曰我非敢在後爲殿以拒敵馬不能前進故也○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杜預曰之側孟氏族字反是也○注馬曰至前進○正義曰云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者案司馬法謀帥篇曰夫前驅啓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卽大殿也音相似襄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啓也案哀十一年左傳說此事云齊師伐我及淸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疏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正義曰此章言世尚口才也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注孔曰至善也○正義曰云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者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皐鼬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

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卽子魚也傳又曰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文多不載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時世貴之也云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者案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注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善淫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 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正義曰此章言道爲立身之要也故曰誰人能出入不由門戶以譬何人立身不由於此道也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

子曰質勝文則野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文勝質則史**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疏 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質勝文則野者謂人若質多勝於文則如野人言鄙略也文勝質則史者言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言文華質朴相半彬彬然後可爲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馬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罔之生也幸而免**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 疏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正義曰此章明人以正直爲德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壽終不橫夭者以其正直故也罔誣罔也言人有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獲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疏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學道用心深淺之異也言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厚也好之者又不如悅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 疏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正義曰此章言授學之法當稱其才識也語謂告語上謂上知之所知也人之才識凡有九等謂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上上則聖人也下下則愚人也皆不可移也其上中以下下中以上中上之人也以其才識優長故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中是可教之人也中人謂第五中中之人也以上謂上中上下人以下謂中下下上下中之人也以其才識暗劣故不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此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以語上而繁文兩舉中人者以其中人可上可下故也言此中人若才性稍優則可以語上才性稍劣則不可以語上是其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爲仁疏樊遲至仁矣。○正義曰此章明仁知之用也樊遲問知者弟子樊須問於孔子何爲可謂之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者孔子荅其爲知也言當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恭敬鬼神而疏遠之不褻黷能行如此可謂爲知矣問仁者樊遲又問何爲可謂之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者此荅其爲仁也獲猶得也言爲仁者先受勞苦之難而後乃得功此所以爲仁也

子曰知者樂水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孔曰無欲故靜。知者樂鄭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包曰性靜者多壽考。疏○子曰至仁者壽○正義曰此章初明知仁之性夊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也知者樂水者樂謂愛好言知者性好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止也仁者樂山者言仁者之性好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爲知者動者言知者常務進故動仁者靜者言仁者本無貪欲故靜知者樂者言知者役用才知成功得志故歡樂也仁者壽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靜故多壽考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疏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正義曰此章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一變使如於魯魯可一變使如於大道行之時也

子曰觚不觚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疏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正義曰此章言爲政須遵禮道也觚者禮器所以盛酒二升曰觚言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爲觚也故孔子歎之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人君爲政當以道若不得其道則不成爲政也。○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案特牲禮刑。三爵三觚四觶一角三。散是觚爲禮器也異義韓詩爲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省節爲人謗訕摠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此唯言爵觚者略言之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 疏 ○宰我至罔也 ○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心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者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曰仁者之人設有來告曰井中有仁人焉言仁人墮井也此承告之仁人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意欲極觀仁者憂人樂生之所至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此孔子怪拒之辭逝往也然如是也言何爲能使仁者如是自投井乎夫仁人君子但可使往視之耳不可陷入於井言不可自投從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者唯可欺之使往視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 疏 可以弗畔矣乎。○正義曰畔違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此章言君子若博學於先王之遺文復用禮以自檢約則不違道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疏 子見至厭之。○正義曰此章孔子屈己求行治道也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至衛見此南子意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故也子路不說者子路性剛直未達孔子之意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而孔子乃見淫亂婦人故不說樂夫子矢之者矢誓也以子路不說故夫子告誓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者此誓辭也予我也否不也厭棄也言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再言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注孔曰至疑焉。○正義曰云孔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者先儒舊有此解也云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者安國以爲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史記世家孔子至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天厭之天厭之是子見南子之事也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疏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正義曰此章言世亂人不能行中庸之德也中謂中和庸常也鮮罕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其至極矣乎以世亂先王之道廢故民罕能行此道久多時矣非適而今也

子貢

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

疏子貢至也已○正義曰此章明仁道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者子貢問夫子曰設如人君能廣施恩惠於民而能振濟衆民於患難者此德行何如可以謂之仁人之君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病諸者此孔子荅子貢之語也言君能博施濟衆何止事於仁謂不啻於仁必也爲聖人乎然行此事甚難堯舜至聖猶病之以爲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者此孔子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猶道也言夫仁者已欲立身進達而先立達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已所不欲弗施於人可謂仁道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雍也第六 十行本閩本毛本此下竝有疏文與各第下同北監本脫此疏

雍也可使南面章

雍也可使南面 高麗本面下有也字 言任諸侯治 皇本作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釋文出諸侯治云一本無治字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

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皇本無孔曰字

無乃大簡乎 北監本毛本大作太案釋文出大簡云音泰下同

則以此爲秦大夫恐非 孫志祖云則字衍

哀公問弟子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曰字 有顏回者好學 浦鏜云下脫不遷怒不貳過六字 未聞更有好學者也

案此閒字與下顏回任道顏字互易而誤今訂正

子華使於齊章

包曰十六斗曰庾 本包誤句皇本作十六斗爲庾也

此章論君子當賑窮周急 閩本北監本賑作振案作振是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振給振貸字皆作振振舉救也俗作賑非 區十六升 浦鏜云斗誤十 量名以爲藪者 浦鏜云有誤以是也

原思爲之宰章

辭辭讓不受 皇本辭字不重受下有也字

子曰毋 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毋作毋是也今正

此章明爲受祿之法 各本爲下並有仕字此誤脫也 云孔子爲。司寇 浦鏜云爲下脫魯字 由司空爲。司寇 浦鏜云爲下脫大字

子謂仲弓章

騂赤也 皇本赤下有色字 不害於子之美 皇本子上有其字美下有也字 中祭祀之犧牲 本犧誤儀今正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餘人暫有至仁時 皇本餘上有言字 復一時而不變移 毛本作移變 其餘蹔有至仁時 北監本毛本蹔作暫案暫蹔正俗字

季康子問仲由章

曰賜也達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子字下曰求也藝下同

藝謂多才藝皇本作藝謂多才能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而其邑宰數畔皇本畔作叛是正字古多假畔字爲之　聞子騫賢故欲用之皇本子上有閔字之作也

託使者皇本作語使者曰案釋文出語字云魚據反是陸氏所據本亦作語　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皇本作善爲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下重來召我下如齊下有也字

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出則吾必在云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案史記弟子列傳亦無則吾字　昭十二年各本二誤三今訂正　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閩本北監本毛本濟誤齊

伯牛有疾章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史記弟子列傳作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賢哉回也章

簞笥也皇本此下有瓢瓠也三字又下所樂下有也字案正義亦有三字注脫

子謂子夏章

無爲小人儒高麗本無作毋　將以明道皇本明下有其字下其名下有也字又此注作馬融曰

女得人焉耳乎皇本高麗本乎下有哉字案焉耳乎三字連文已屬不詞下又增哉字更不成文疑耳當爾字之譌攷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二百六十六俱引作爾又張栻

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眞德秀論語集編暨論語纂疏四書通四書箋纂箋諸本竝作爾又今坊本亦作爾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此者此武城也如書作耳則義不可通矣

孟之反不伐章

入迎功之 皇本功上有爲字 曰我非敢在後拒敵 皇本曰作故云二字拒作距敵下有也字○按距别一字說見前 馬不能前進 皇本進下有耳字

策捶也 本埵誤捶今正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 北監本毛本此下有崔如爲右蜀庸之越駟乘十字閩本亦無 帥右師 本帥誤師今正

不有祝鮀之佞章

衛大夫子魚也 皇本子上有名字 而反如宋朝之美 皇本反作及案釋文出及如云一本及字作反義亦通 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皇本乎作矣之世作世之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 皇本戶下有者字

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彬彬 說文引作份份按彬份古今字○

人之生也直章

人之生也直 皇本作人生之直 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皇本作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 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 皇本無者字免下有也字

知之者章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皇本不上有又字深下有也字

中人以上章

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皇本上知字作智之下有人字

樊遲問知章

敬鬼神而不黷 皇本黷作瀆下有也字下爲仁下同釋文出瀆字云本今作黷○按瀆黷古今字

問仁曰 皇本仁下有子字 而後得功 皇本而作乃 不褻黷 本褻誤藝今正

知者樂水章

日進故動 皇本作自進故動也下故靜下故樂下亦有也字

性靜者多壽考 皇本作性靜故壽考也 故多壽考也 本考誤者今正

觚不觚章

二升曰觚 正義同皇本二作三觚下有也字案異義引韓詩說及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注周禮梓人疏俱云二升爲觚又廣雅釋器亦云二升曰觚皇本作三者字之訛也

刑三爵三觚四觶一角三散 案刑當作用上兩三字當作二下三字當作一閩本北監本毛本二爵誤三爵一散亦誤三散○今並訂正 韓詩說 本說誤爲今正 飲不省節 閩本北監本毛本省作自

仁者雖告之曰章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皇本仁下有者字也作與案孔注云有仁人墮井則仁下當有者字 宰我以仁者 皇本以下有爲字 將自投下 本將誤得今正

不肯自投從之 皇本從作救之下有也字又此節作苞氏曰

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 本罔誤固投誤役今正

君子博學於文章

君子博學於文 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案無君子者是經義雜記云集解載鄭注云弗畔不違道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見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古本亦無有者衍文顏淵篇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正義曰或本亦有作君子博學於文蓋皆後人所加後篇朱子皆無

子見南子章

予所否者 史記孔子世家否作不釋文引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史記合○按不者事之不然者也否者說事之不然者也此當作否 舊以南子者 皇本舊作等以下有爲字案釋文出等以爲男子者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違其義矣去等字非也今注云舊以南子者 故夫子誓之 皇本之下有曰字釋文出故孔子云一本作夫子 與之呪誓 釋文出之祝云本今作呪○按祝呪正俗字 意欲因以說靈公 本因誤曰今正

如有博施於民章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 皇本有作能衆下有也字 君能廣施恩惠 皇本君作若

己所欲而施之於人欲而勿施人也 皇本作己所不 此孔子荅子貢之語也 本之語誤諸之今正

論語注疏挍勘記卷六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七

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疏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正義曰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老彭殷賢大夫也老彭於時但述脩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注包曰至之耳。正義曰云老彭殷賢大夫者老彭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者言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言我亦若老彭但述之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疏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仲尼言已不言而記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不有倦息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 疏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當徙意從之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憂已恐有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之事故云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疏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申申夭夭和舒之貌如者如此義也謂體貌和舒如似申申夭夭也故玉藻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及鄉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疏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正義曰此章孔子歎其衰老言我盛時嘗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今則久多時矣吾更不復夢

見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子曰志於道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於仁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遊於藝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疏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據杖依倚遊習者道德仁藝也○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正義曰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王弼曰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爲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注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正義曰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少儀云士依於德遊於藝文與此類鄭注云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唯杖於德故可據也○注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正義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乃謂之仁恩被於物物亦應之故可倚賴○注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正義曰六藝謂禮樂射馭書數也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注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此六者所以飾身耳劣於道德與仁故不足依據故但曰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疏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正義曰此章言已誨人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嘗不誨焉皆教誨之也○注孔曰至誨之○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者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疏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義曰此章言誨人之法啓開也言人若不心憤憤則孔子不爲開說若不口悱悱則孔子不爲發明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其說之也略舉一隅以語之凡物有四隅者

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類一隅以思之而其人若不以三隅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疏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食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以喪者哀慼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愴隱痛之心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疏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瀆於禮容故不爲也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引此文是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疏 子謂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己行藏與顏回同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者言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捨隨時行藏不忤於物唯我與汝同有是行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己有勇故發此問曰若子行三軍之事爲三軍之將則當誰與同子路意其與己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者空手搏虎爲暴虎無舟渡河爲馮河言人若暴虎馮河輕死而不追悔者吾不與之同也子路之勇若此故孔子抑之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者此又言行三軍所與之人必須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吾則與之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子路使慎其勇也。注孔曰大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注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釋訓文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郭璞曰空手執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郭璞曰無舟檝詩傳云馮陵也然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爲陵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疏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己脩德好道不諂求富貴也言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也。注雖執鞭賤職。正義曰案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子

之所慎齋戰疾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疏】子之所慎齋戰疾○正義曰此一章記孔子所慎之行也將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之爲言齊也
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傳曰皆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慎其藥齊以治之此三者凡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王曰
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疏】子在至斯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美韶樂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者韶舜樂名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三月忽忘於肉味而不知也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者圖謀度也爲作也斯此也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
齊也○注王曰至於此齊○正義曰云爲作也者釋言云作造爲也互相訓故云爲作也云不圖
作韶樂至於此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至於齊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
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
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
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
曰夫子不爲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疏】冉有至爲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崇仁讓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者
爲猶助也衛君謂出公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輒即蒯聵之子也後晉趙鞅納
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子而拒父惡行之甚時孔子在衛爲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
故冉有言問其友曰夫子之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子貢承冉有之問其意亦未決
故諾其言我將入問夫子庶知其助不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
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遠去終於餓死今衛乃父子爭國爭讓正反所以舉夷齊爲問者子
貢意言夫子若不助衛君應言夷齊爲是夫子若助衛君應言夷齊爲非故入問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曰古之賢人也者孔子荅言是古之讓國之賢人也曰怨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有
讓國之賢而終於餓死得無怨恨邪所以復問此者子貢意言若夫子不助衛君應言不怨若助
衛君則應言有怨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此孔子荅言不怨也初心讓國求爲仁也君子殺
身以成仁夷齊雖終於餓死得成於仁豈有怨乎故曰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者子貢既問而

出見冉有而告之曰夫子不助衛君也知其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注鄭曰至不乎。正義曰云衛靈公逐太子蒯聵者案左傳定十四年蒯聵謀殺靈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左傳曰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也云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者亦哀二年春秋文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春秋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

疏 子曰至浮雲。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樂道而賤不義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疏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己飯菜食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所欲若富貴而以不義者於我如浮雲言非己之有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疏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爲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己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咎矣。注易窮至大過。正義曰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說卦文也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爲政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者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謙不敢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疏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正言其音無所諱避之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教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背文誦但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之故言執也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疏 葉公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之爲人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者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問孔子爲人志行於子路子路未知所以荅故不對子曰女奚

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孔子聞子路不能荅故教之奚何也言女何不曰其孔子之爲人也發憤嗜學而忘食樂道以忘憂不覺老之將至云爾乎。注孔曰至以荅。正義曰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者據左傳世本文也名諸梁字子高爲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鄭曰言此者勸人學 【疏】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恐人以己爲生知而不可學故告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愛好古道敏疾求學而知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疏】子不語怪力亂神。正義曰此章記夫子爲教不道無益之事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注烏獲舉千鈞。正義曰烏獲古之有力人三十斤爲鈞言能舉三萬斤之重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疏】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義曰此章言學無常師也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相懸但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爲師矣故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疏】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無憂懼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謂天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疏】子曰至丘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惜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常以爲夫子有所隱匿故以此言解之言女以我爲隱我實無隱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者言我所行所爲無不與爾等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言心者使信其言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行教以

此四事爲先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爲德施之爲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此四者有形質故可舉以教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疾世無明君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

疏 子曰聖人至恒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明君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者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也言當時非但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善人卽君子也恒常也又見善人之君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德之君斯亦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者此明時無常德也亡無也時旣澆薄率皆虛矯以無爲有將虛作盈內實窮約而外爲奢泰行旣如此難可名之爲有常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横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

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釣者以繳繫一竿而釣取魚也綱者爲大綱羅屬著綱以横絕流而取魚也釣則得魚少綱則得魚多孔子但釣而不綱是其仁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夫子雖爲弋射但晝日爲之不夜射棲鳥也爲其欺暗必中且驚衆也○注孔曰至宿鳥○正義曰云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横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者此注交句交互故少難解耳若其次序應云釣者一竿釣以繳繫釣綱者爲大綱以横絕流羅屬著綱也繳卽線也釣謂鉤也謂以一竹竿用線繫鉤而取魚也羅細網也謂以繩爲大綱用網以屬著此綱施之水中横絕流以取魚舉網則提其綱也云弋繳射也者夏官司弓矢云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疏 子曰至次也○正義曰此章言無穿鑿也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者言時人蓋有不知理道穿鑿妄作篇籍者我卽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者言人若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擇善而志之能如此者比天生知之可以爲次也言此者所以戒人不爲穿鑿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孔曰教誨

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絜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疏互鄉至往也。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者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入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者孔子以門人怪己故以言語之言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
其退也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乎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者往猶去也言人若
虛己自絜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去後之行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去顧懽云往
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教誨之道絜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疏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正義曰此章言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故曰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卽斯仁至矣是不遠也陳司敗問
昭公知禮乎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
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昬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疏陳司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爲司寇之官舊
聞魯昭公有違禮之事故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者荅言昭公知禮也孔子退揖巫馬
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相助匿非曰黨孔子既荅司敗而退去司敗復揖弟
子巫馬期而進之問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乃是君子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爲
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昬而君取之當稱吳姬
爲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若以魯君昭公而爲知禮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
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國惡也諱國惡
禮也但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也。注司敗官名陳大夫正義曰文
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傳言歸死於司敗知
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注孔曰至孟子正
義曰云巫馬期弟子名施者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玄云魯人也云魯

吳倶姬姓者魯周公之後吳泰伯之後故云倶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昬者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昬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云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而諱曰孟子者案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此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脩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也。注孔曰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禮也者僖元年左傳文也案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君親之惡務於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杜預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爲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言若正爲後法每事皆諱則爲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爲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倶通以爲世敎也云聖人道弘故受以爲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之禮聖人之道弘大故受以爲過也我。荅云。孔子得巫馬期之言稱已名云是已幸受以爲過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我荅云知禮若使司敗不譏我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繆協云諱則非譏若受而。爲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鄙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爲諱今苟將明其義故鄙之言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疏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正義曰此章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共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荅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孔曰身爲君子已未能也

疏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正義曰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也躬身也言身爲君子已未能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馬曰正如所言弟子

猶不能學況仁聖乎【疏】子曰至學也正義曰此章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唯聖與仁人行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抑語辭爲猶學也孔子言已學先王之道不厭敎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者公西華聞孔子云學之不厭誨人不倦故荅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二事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曰子路失指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疏】子疾至久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不諂求於鬼神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者孔子疾病子路告請禱求鬼神冀其疾愈也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以死生有命不欲禱祈故反問子路曰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誄禱篇名誄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失孔子之指故曰有之又引禱篇之文以對也子曰丘之禱久矣者孔子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若人之履行違悖神明罹其咎殃則可禱請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疏】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正義曰此章戒人奢僭也孫順也固陋也言奢則僭上而不順儉則偪下而寠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爲寠陋是奢不如儉也以其奢則僭上儉但不及禮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疏】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心貌不同也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也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坦蕩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爲咎過故多憂懼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疏】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曰此章說孔子體貌也言孔子體貌溫和而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雖爲恭孫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皐陶謨之九德也他人不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但述之耳皇本但作袒案筆解亦作袒　楚苦縣閩本同北監本毛本苦作苦案苦字誤今正

默而識之章

默而識之釋文出默而云俗作嘿五經文字云默與嘿同經典通爲語默字　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皇本作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德之不脩章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皇本高麗本每句下竝有也字又高麗本徙作從又注爲憂下皇本有也字下章注之貌下同

子之燕居章

子之燕居釋文出燕居云鄭本作宴案後漢書仇覽傳注引作宴與鄭本合○案宴正字燕假借字

甚矣吾衰也章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皇本高麗本公下有也字又釋文出不復云本或無復字非案經義雜記云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先時嘗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　不復夢見周公本公字空闕今補正　欲行其道也本也字空今據北監本增入○案攷文所載足利本亦無也字

志於道章

遊於藝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遊竝作游唐石經亦作遊○案遊俗字　寂然無體不可爲象閩本空闕二格脫無體不三字　一曰至德以道爲本二曰敏德以行爲本周禮師氏作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此誤　覆幬持載含容者也本幬誤壽今正　六藝謂禮樂射馭書數也毛本馭作御案馭御古今字周禮作馭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周禮保氏注軍賓作賓軍正義引注同　轉註處事閩本北監本同

毛本處作指註作注○案周禮注作處事劉歆班固首象形次象事指事卽象事也鄭司農作處事非也

自行束脩以上章

注孔曰至誨之 本曰誤子今正 故云其上以包之也 案其當作以今正

不憤不啓章

舉一隅 皇本高麗本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案文選西京賦注引有此三字又鼂公武蜀石經考異云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李鶚本不同據此則古本當有此三字也 則不復也 皇本作則吾不復也高麗本作則吾不復 乃後啓發爲說之 皇本作乃後啓發爲之說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喪者哀慼 皇本慼作戚○案依說文當作慽从心戚聲假借作戚或作慼

子於是日哭章 皇本高麗本連上爲一章此與閩本北監本毛本俱别爲一章案釋文出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云舊以爲别章今宜合前章

子於是日哭 皇本日下有也字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皇本高麗本脫此注

子謂顏淵章

以爲已勇 皇本勇上有有字 亦當誰與已同 皇本誰作唯同作俱下此間下徒搏下徒涉下竝有也字

暴虎馮河 皇本高麗本馮作憑注同釋文出馮河云字亦作憑○案說文作淜馮假借字憑俗字

用舍隨時 本舍作捨今正

富而可求也章

雖執鞭之士釋文出執鞭云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 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皇本之作者也二字 雖執鞭之賤職皇本無之字

如不可求皇本高麗本求下有者字 若今卒辟車之爲也今本周禮注同段玉裁過校宋本周禮今下有時字

子之所愼章

齊。毛本齋作齊釋文云齊本或作齋同○案古多假齊爲齋 則愼其藥齊以治之毛本齊作劑案劑齊古字通周禮劑皆作齊

子在齊聞韶章

子在齊聞韶皇本高麗本韶下有樂字 故忽忘於肉味皇本無忘字味下有也字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釋文出爲樂云本或作嬀音居危反非 此齊皇本作此此齊也案文選嘯賦注引王注不圖韶之至於此此齊也疑皇本衍一此字

夫子爲衛君乎章

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皇本無城字是也○按正義亦衍城字

又何怨。皇本高麗本怨下有乎字案左氏哀三年傳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竝有乎字疑古本如此 豈有怨乎皇本無有字

飯疏食章

飯疏食皇本疏作蔬釋文出疏字云本或作蔬案說文無蔬字新附始有之蔬乃疏之俗字

加我數年章

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加作假案風俗通義窮通卷亦引作假 五十以學易釋文出學易云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案魯論作亦連下句讀惠棟云外黃令高彪碑云恬虛守約五十以斆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斆音效約音要 故可以無大過矣。者浦鏜云矣衍字

子所雅言章

禮不背文誦浦鏜云文字當在禮上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唐石經避太宗諱葉字變體作𦵏後放此　食菜於葉毛本菜作采案考文所載古本足利本亦作菜周禮太宰注公卿大夫之采邑釋文采音菜古采菜字通故釋菜本作釋采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善此者勸人學皇本作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此善字誤今正

三人行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石經皇本三上有我字有作得案釋文出我三人行云一本無我字下出必得我師焉云本或作必有與唐石經皇本合觀何晏自注及邢昺疏並云言我三人行卽朱子集注亦云三人同行其一我也當以皇本爲是

天生德於予章

宋司馬皇本馬下有黎也二字　天生德者皇本德下有於予二字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皇本隱下有子字　聖人知廣道深本深誤探今正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得見有恆者 宋石經避眞宗諱恆作常後放此 亡而爲有 釋文出亡而爲有云亡如字一音無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

子釣而不綱章

爲大綱以橫絕流 皇本閩本毛本綱作網案疏中竝作大網唯此疏後段仍誤作大綱 用線繫鉤而取魚也 閩本同毛本釣作鉤案釣字誤今正

繒矢茀 案周禮司弓矢茀下有矢字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時人有穿鑿 皇本人下有多字 善時人 閩本同案善當作言今正 多見擇善而志之 毛本志作識案志識古今字

知之次也 高麗本無之字

互鄉難與言章

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 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絜竝作潔注同唐石經宋石經俱作絜與此本合廣韻十六屑云潔淸也經典通用絜○案潔俗絜字 人虛己

自絜而來 本自誤月今正 顧歎○云 浦鏜云懽誤歎是也

仁遠乎哉章

行之卽是 皇本作行之則是至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揖巫馬期而進之 皇本之作也史記弟子列傳期作旗 同姓不昬 皇本昬作婚○昬婚古字通○案昬當作昏从日氐省 而君取之 皇本作而君娶

吳女

聖人道宏皇本人下有智深二字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各本去誤云今正必書於冊。本冊誤冊今正我荅云浦鏜云此三字當衍文案此因下文誤衍諱則非諱。浦鏜云下諱字當過字誤若受以爲過本以誤而今正

子與人歌章

而自和之皇本作而後自和之也

文莫吾猶人也章

凡言文皆不勝於人皇本凡言作言凡人下有也字

則吾未之有得皇本高麗本得下有也字

子疾病章

子疾病釋文出子疾云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誄曰釋文出誄曰云說文作讄云或作讄案說文誄謚也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讄或从纍是古論作讄也然鄭君注周禮小宗伯引作讄大祝仍引作誄葢二字相混已久

子路失指皇本指作旨是也下有也字

上之禱久矣皇本高麗本禱下有之字

奢則不孫章

奢則不孫皇本孫作遜後放此釋文出不孫云音遜。案依說文當作愻論語多假孫爲之遜乃遜遁字儉不及禮皇本作則不及禮耳

君子坦蕩蕩章

多憂懼皇本懼下有貌也二字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釋文出子溫而厲云一本作子曰厲作列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威而不猛皇本無而字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七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八

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禮讓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爲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賢聖之德故以爲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疏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正義曰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爲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注王曰至至德也○正義曰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是泰伯讓位之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 葸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 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馬曰絞絞刺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 疏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者勞謂困苦言人爲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葸者葸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爲亂矣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爲直絞謂絞刺也言人而爲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興起

也偷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化之起爲仁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曰言此詩者喩己常戒。愼恐有所毀傷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疏 曾子至小子。正義曰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者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有疾恐死召其門弟子使開衾而視之以明無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小雅小旻篇文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曾子言此詩者喩己常戒愼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後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弟子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

疏 曾子至司存。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者來問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曾子因敬子來問已疾將欲戒之先以此言告之言我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鄙惡倍戾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俱云遠信是善事故云近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敬子輕忽大事務行小事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也言執籩豆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

曾子云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注籩豆禮器○正義曰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鄭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疏】曾子至斯矣○正義曰此章稱顏淵之德行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校報也言其好學持謙見侵犯而不報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曾子云昔時我同志之友顏淵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事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疏】曾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德行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謂可委託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謂君在亮陰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言事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時固守羣衆不可傾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謂之君子人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此上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注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爲已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疏】曾子至遠乎○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復明任重道遠之事也言仁以爲已任人鮮克舉之是他物之重莫重於此焉他人行仁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士則死而後已是遠莫遠焉

子曰興於詩包曰興起也言脩身當先學詩**立於禮**包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包曰樂所以成性【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正義曰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脩身當先起於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於學樂不

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既學詩禮然後樂以成之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疏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子曰好勇疾

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疏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正義曰此章說小人之行也言好勇之人患疾己貧者必將爲逆亂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深疾之若疾惡太甚亦使爲亂也子曰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曰周公者周公旦疏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周公旦也大聖之人也才美兼備設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爲驕矜且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爲鄙吝所擯弃也○注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

世別有周公此孔子極言其才美而云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

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疏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穀善也言人勤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子

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包曰言行當常

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疏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守道也子曰篤信好學者言厚於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

也不入謂始欲往見其亂兆不復入也不居謂今欲見其已亂則遂去之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値明君則當出仕遇闇主則當隱遯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恥其不得明君之祿也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恥食汚君之祿以致富貴也言人之爲行當常如此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疏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正義曰此章戒人侵官也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專一守於其本職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

乎盈耳哉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有洋洋盈耳聽而美之疏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洋洋乎盈耳哉正義曰此章美正樂之音也師摯魯太師名也始猶首也關雎周南篇名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悾悾而不信包曰悾悾愨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

疏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狂者進取宜直而乃不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而乃不愿悾悾愨也謹愿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等之人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

疏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故勸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疏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巍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疏子曰至文章○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

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疏】舜有至己矣。正義曰此章論大才難得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言帝舜時有大才之臣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王
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
畢公也榮公也太顛也閎夭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
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記者舉舜及武王之時大才之人於上遂載孔子之言
於下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爲盛
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
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
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注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正義曰
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爲后
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皐陶字廷堅
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皐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注馬曰至文母○正
義曰云亂治也釋詁文云十八謂周公旦以下者先儒相傳爲此說也案史記世家云周公名旦
武王之弟也封於魯食菜於周謂之周公召公名奭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太公
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
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奸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勑知切
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
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
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
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畢榮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畢公文王庶子太閎
散南宮皆氏顛夭宜生适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大姒也從夫之謚武王之母謂之文母周南召
南言后妃夫人者皆是也○注孔曰至然乎○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者舜號者史記諸書皆言
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
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
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爲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
蓋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如舜氏曰有虞
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
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
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注包曰至至德○正義曰云殷紂淫亂者紂爲淫亂書
傳備言若泰誓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譜云周之

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爲西伯也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爲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爲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爲州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明王季亦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爲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周本紀云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爲文王也云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服事殷者鄭玄又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鄭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書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猶服事殷也紂惡貫盈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間廁其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絜**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吾無間然矣**

疏子曰至然矣○正義曰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間謂間廁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間廁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三事也菲薄也薄己飲食致孝鬼神令祭祀之物豐多絜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黻冕皆祭服也言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室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於肥濃禹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麤惡之宮室多尚高廣禹則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溝洫人功所爲故云盡力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鄭玄注此云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云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注包曰至八尺○正義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者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

論語注疏卷八挍勘記

泰伯第八

泰伯章

民無得而稱焉　釋文出民無得云本亦作德案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據此釋文所云作德者乃鄭君所據之本也然字雖作德而義仍爲得蓋德得古字通

故無得而稱言之者　皇本故下有民家二字

恭而無禮章

君子篤於親　汗簡引古論語篤作竺案竺篤古今字

曾子有疾章

啓予足　說文誃離別也从言多聲讀若論語誃予之足○案段玉裁云誃當是啓誤或曰當作哆予之足哆猶開也

如臨深淵 唐石經避高祖諱淵作渆後放此 喻已常戒愼 皇本戒作誡案誡戒古字通

呼之者 皇本無之字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高麗本無乎字 能濟濟蹌蹌 釋文出蹌蹌云本或作鏘同○案依說文當作躋蹌假借字鏘俗字 則人不敢欺詐之 皇本詐作誑

以能問於不能章

言見侵犯不報 皇本作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可以託六尺之孤 玉篇人部引作侂案侂與託古字通經義雜記云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益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託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益通借字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三 閩本北監本同案三當作五今正

士不可以不宏毅章

言仁以爲己任 皇本仁誤士今正

興於詩章

包曰樂所以成性 皇本作孔安國曰

好勇疾貧章

亦使其爲亂皇本亂下有也字又此節注作孔安國曰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其餘不足觀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故註者明之本註誤註今改作注

三年學章

不易得也皇本高麗本也下有已字

篤信好學章

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皇本作臣弑君子弑父亂也釋文出𢘑字云古臣字本今作臣後先進篇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可謂大臣與釋文亦出𢘑字云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案唐書所載唐天后撰字中有𢘑字是天后所撰字非盡出杜撰○錢大昕說戰國策𢘑字乃草書臣字之譌

言厚於誠信而好樂問也閩本同北監本樂作學案樂字誤今正　不居謂今欲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欲下有去字是也

師摯之始章

周道衰微皇本衰上有既字　洋洋盈耳聽而美之皇本作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狂而不直章

悾悾慤也皇本作悾悾慤慤也

巍巍乎章

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閩本北監本言作信皇本無言字之下有也字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唯天爲大毛本唯作惟此疏亦作惟閩本北監本同說見前

民無能識其名焉皇本無其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予有亂臣十人唐石經臣字旁注釋文出予有亂十人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案困學紀聞云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攷皇疏云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似亦無臣字蓋唐石經此處及左傳襄廿八年臣字皆後人據僞泰誓妄增　亂治也皇本治作理後放此　其一人皇本一上有餘字

斯此也皇本此也下有此此於周也五字各本竝脫　比於周皇本周上有此字　人才難得皇本人作大

三分天下有其二皇本三作參釋文出參分云一音三本今作三案後漢書伏湛傳文選典引注竝引作參是古本皆作參字　周之德皇本高麗本無之字

布種百穀之官也浦鏜云播誤布　皐陶字廷堅北監本毛本廷作庭是也　食菜於周閩本同毛本菜作采。案作采與史記世家合　以魚釣奸周西伯本奸誤奸今正又毛本魚作漁是也　彲勅知切案此邢昺自爲音釋或以爲誤衍非也說詳詩經挍勘記　非虎非熊北監本毛本熊作羆與史記合　則如舜氏曰有虞孫志祖云如當作知　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鄭氏詩譜墳作旁下同　羊容問於子愚曰本子誤乎今正　而二公治之今孔叢子而作使　受圭瓚秬鬯之錫本秬誤柜錫作賜今正　此諸侯爲伯今孔叢子此下有以字　故雍梁荆豫徐楊之人閩本北監本同毛本楊作揚下同。案作楊是也

禹吾無間然矣章

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 皇本無美字

致孝鬼神 皇本孝下有乎字

十里爲成 皇本成作城後放此

禹則麁惡之 閩本同毛本作麤案麁俗字今正 三夫爲屋 本夫誤夭今正 緣邊千里治澮 閩本同案千當作十今正

大淸嘉慶二十年重刊
用文選樓藏本校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八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九

子罕第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難及之事也罕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釋詁云希罕也轉互相訓故罕得爲希也云義者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夭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疏 達巷至御矣○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爲人僕御是六藝之卑者孔子欲名六藝之卑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疏 子曰至從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從恭儉吾從眾者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故云麻冕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

其驕泰則不孫故違衆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别號故冕得爲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頍項青組纓屬于頍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者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注王曰至恭也○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如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毋意以道爲度故不任意**毋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

【疏】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爲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衆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已也

【疏】子畏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記孔子知天命也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諭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我此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爲後死者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者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其欲奈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注包曰至圍之○正義曰此注皆約世家述其畏匡之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顏尅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

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

疏大宰至多也○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爲聖人當務大忽小今夫子旣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爲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者將大也言天故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已多能非聖故云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爲非聖所以爲謙謙也○注孔曰至小藝○正義曰云大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卽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者以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大宰嚭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疏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能技藝○注牢弟子子牢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張此云弟子子牢當是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

疏子曰至竭焉○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孔子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鄙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況知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也○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

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所知也云知者言未必盡者言他人之短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教人實盡其意之所知無愛惜也故云無知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傷時无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无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注孔曰至是也○正義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緑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録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即八卦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

疏子見至必趨○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疏顏淵至也已○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發歎言夫子之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爲形象故仰而求之則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謂善進勸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子

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曰少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孔曰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疏子疾至路乎○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者以孔子嘗爲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爲大夫君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人爲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有是詐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如此行詐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我既去大夫是無臣也女使門人爲臣是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且就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賈

疏子貢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諮問也韞藏也匵匱也諸之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在匵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賈貴之賈寧肯賣之邪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荅言我賣之哉不衒賣之辭雖不衒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道我卽與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疏子欲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東方之夷有九種孔子以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荅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云何陋之有○注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

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 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正廢樂之事
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注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
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云
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
有於我哉 馬曰困亂也 疏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愼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
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 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旣
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 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 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爲
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疏 子曰至往也。正義
曰此章孔子勸人進於道德也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
之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者言人進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故
吾則往而與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疏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

也與。正義曰此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惰者其唯顏回也與顏淵解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疏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惜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疏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正義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生謂年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疏子曰至也已。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者後生謂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名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疏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貴行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者謂人有過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雖服從未足可。貴能必自改之乃爲貴耳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者巽恭也繹尋繹也謂以恭孫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說未足可。貴必能尋繹其言行之乃爲貴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謂口雖說從而行不尋繹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末如之何猶言不可柰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疏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正義曰此章戒人忠信改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爲友也苟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異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疏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正義曰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帥謂將也匹夫謂庶人也三軍雖衆

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孔曰緼枲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
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疏子曰至以臧。正義
曰此章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者緼枲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常人之情著破敗之緼袍與著狐貉之裘者並立則皆慙恥而能不恥者唯其
仲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言仲由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此詩邶風雄雉之篇疾貪惡忮害之詩也孔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
誦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己故常稱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懼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爲善。注孔曰緼枲著。正義曰玉藻云纊爲繭
緼爲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今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疏子曰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也。正義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若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
正不苟容也子曰知者不惑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疏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正
義曰此章言知者明於事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
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
可知矣疏子曰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權道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正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言人雖能之

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移也其華偏然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喻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思是反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爾儻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記者嫌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注唐棣移也○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論語注疏挍勘記

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命者天之命也 段玉裁云此當是用董子命者天之令也 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筆解引無也字又此注作包曰 故希言也 北監本毛本希作罕○按希字是承上文希也而言

又復謙指云 本指誤指今正

麻冕章

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 本三誤二升誤斤疏中兩三十升升並誤斤今正

王曰 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何晏注云○按注即集解字之譌故引下節注亦不加王曰以別之此處不誤 下拜然後成禮 皇本成上有升字邢疏亦有升字○按有升字是也後漢書注可證

此章記孔子從恭儉 鏞鏜云恭儉下脫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八字 纓屬于頍 本于誤干閩本同今正 大史氏右 閩本右誤古北監本氏作是案作是與儀禮覲禮合彼注云古文是爲氏也

子絕四章

毋意本毋誤毋今正下同

故不有其身皇本作故不自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章

夫子弟子顏尅皇本毛本尅作剋釋文出顏剋云諸書或作顏亥

文王旣没本文誤三今正

大宰問於子貢章

大宰知我乎皇本高麗本我下有者字

牢曰子云章朱子集注本合前章注疏本别爲一章

故多技藝皇本多下有能字藝下有也字又技作伎○按伎訓與古多假爲技藝字　字子開一字張浦鏜云張上脫子字

吾有知乎哉章

有鄙夫問於我皇本問上有來字　空空如也釋文出空空云鄭或作悾悾　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所知也浦鏜云猶意之意當衍字　言他人之短者浦鏜云短當知字誤

鳳鳥不至章

此章言孔子傷時无明君也毛本无作無下今天无此瑞同　聖人受命浦鏜云聖上脫云字是也　燕含閩本北監本毛本含作頷　歛砥

柱本飲誤欽閩本同今正 莫宿丹穴本丹誤舟閩本同今正

子見齊衰者章

冕衣裳者釋文出冕字云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案說文冕大夫以上服也從曰免聲絻或從糸據此則今之作冕者葢魯論也

雖少必作皇本高麗本少下有者字 過之必趨宋石經趨作趍。按趨趍正俗字 此夫子哀有喪本此誤北今正

顏淵喟然歎曰章

顏淵喟然歎曰此本歎作嘆今訂正注疏同。按說文歎訓吟嘆訓吞嘆二字義別此當从欠今人多通用之

忽焉在後閩本北監本毛本焉作然筆解亦作然案唐石經宋石經竝作焉又列子仲尼篇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黃憲傳亦俱作焉據此則此本作焉是今朱子集注本尚仍其誤

言恍惚不可爲形象皇本恍惚作忽怳釋文出惚怳云本今作恍惚

夫子循循然案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疑是鄭注又攷孟子明堂章章指及三國志步隲傳後漢書李膺傳注俱引作恂恂又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賈思伯傳云接誘恂恂曾無倦色竝用此文俱作恂字葢作循者古論作恂者魯論鄭從魯論故字作恂。按翟灝之說云爾

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皇本進勸人作勸進人又所作次序下有也字

已竭盡我才矣本盡誤盖今正 尢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毛本由作尢浦鏜云猶誤尢案浦鏜說是也今正

子疾病章

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筆解無故字其作爲毛本無也字

少差曰閒皇本少上有病字閒下有也字 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皇本無久字非下有唯字

以夫子爲大夫官也本官誤君今正乃責之本責誤貴今正

有美玉於斯章

韞匵而藏諸毛本匵作匱是也釋文出匵字云本又作櫝二字音義皆同今訂作匵求善賈而沽諸漢石經沽作賈下同○按作沽用假借字玉篇夂部夃下引論語曰求善賈而夃諸未知所據何本也

我待賈者也案白虎通商賈篇後漢書張衡傳注逸民傳注文選琴賦注並引作待價是俗字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本德誤得疏美德同今並訂正故託玉以諮問也本玉誤土今正若人虛心盡禮求之本盡誤盖下盡禮同今並正

子欲居九夷章

君子所居則化皇本作君子所居者皆化也四曰滿節浦鏜云飾誤節是也今正

吾自衛反魯章

吾自衛反魯皇本高麗本反下有於字反魯哀公十一年冬皇本哀上重魯字案疏中亦重魯字皇本是也胡簋之事閩本北監本毛本胡作簋

子在川上章

包曰皇本作鄭元曰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本夫誤天今正

譬如爲山章

未成一簣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子謂顏淵章

包曰皇本作馬融曰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皇本高麗本畏下有也字謂年少皇本少下有也字釋文出少年云本今作年少

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是也

法語之言章

口無不順從之皇本不上有所字能必自改之乃爲貴皇本無之字貴下有也字

謂恭孫謹敬之言皇本孫作巽言下有也字

未足可貴閩本北監本毛本可作爲下同

主忠信章

愼所主友皇本作愼其所主所友

衣敝縕袍章

衣敝縕袍皇本高麗本敝作弊釋文出衣弊云本今作敝案說文袍字下引論語亦作弊弊者敝之俗說文所無袍下引作弊者亦後人妄改也與衣狐貉者立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貈釋文出狐貉云依字當作貈案史記弟子列傳作貉○按貈正字貉假借字貉俗字

常人之情本情誤淸今正唯其仲由也與浦鏜云唯其字當誤倒

歲寒章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皇本彫作凋注同釋文出後彫云依字當作凋○按釋文是也彫是假借字

知者不惑章

勇者不懼也 攷文古本此下有孔安國曰無畏懼八字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竝脫

可與共學章

未必能有所立 皇本作未必能以有所成立者也筆解此注作孔曰

可與立未可與權 筆解云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案詩緜正義及說苑權謀篇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北周書宇文護傳論竝引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與筆解說合○按此亦翟灝之說

雖能有所立 筆解無能字亦作孔曰

唐棣之華 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並引作棠棣

思其人而不自見者 皇本自作得案邢疏亦作得字

未之思也 釋文出未之云或作末者非

夫何遠之有 皇本高麗本有下有哉字

似白楊 本似誤以閩本同今正

陸機云 毛本機作璣機與璣古字通隸釋載堯廟碑云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云旋機離常璣竝作機又文選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云璣與機同○按孫志祖讀書脞録續編云梁元帝作同姓名録兼收名之音義通用者有兩陸機一吳人字士衡一名璣字元恪注本艸者而宋槧爾雅疏引艸木疏作陸機此二字古人殆通借用之與錢大昕云當作陸機

論語注疏校勘記 卷九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

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唯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閒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曰恂恂温恭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曰誾誾中正之貌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疏】孔子至與與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言語及趨朝之禮容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温恭之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温和恭敬恂恂然如似不能言語者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辯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言故辯治也雖辯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和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者君在謂視朝時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既當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不敢解惰也

君召使擯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如也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包曰足躩盤辟貌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孔曰言端好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疏】君召使擯至顧矣○正義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爲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君命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敢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者謂交擯傳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爲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謂賓禮畢上擯送賓出反告白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注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

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轅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詣己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若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爲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注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鄭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孔曰斂身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孔曰閾門限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包曰過君之空位 其言似不足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孔曰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 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 沒階趨進翼如也 孔曰沒盡也下盡階 復其位踧踖如也 孔曰來時所過位

疏 入公門至踧踖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公君也鞠曲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梐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閾者履踐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

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爲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愼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斂其身以至君所則屏藏其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者以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和說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而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注閾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柣謂之閾孫炎云閾門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閾爲門限爲內外之限約也。注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正義曰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注云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文。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摳衣摳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去地一尺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有容色**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覿愉愉如也**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疏】執圭至愉愉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爲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而鞠躬如不能勝舉愼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者亦謂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蹜蹜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色至行享時則稍許有容色不復戰栗私覿愉愉如也者覿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愉愉然和說也。注包曰至之至。正義曰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愼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爲信其文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瑑爲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知者聘禮記文其璧則肉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

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注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正義曰按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如也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玉藻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注鄭曰至庭實○正義曰享獻也釋詁文也云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爲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玄覲禮之注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注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注云覿見也卿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

紅紫不以爲褻服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

褻裘長短右袂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褻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疏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禮也君子不以紺緅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紺玄色緅淺絳色飾者領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爲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紅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者袗單也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裼之麑裘鹿子皮以爲裘也故用素衣以裼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裼之褻裘長短右袂者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褻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者居家主溫故厚爲之去喪無所不佩者去除也居喪無飾故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者殺謂殺縫凡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布者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絜其體也明衣以布爲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注孔曰至飾衣。正義曰云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者案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緅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則似讀緅爲縓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云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爲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盛色若以爲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謂中衣外裘其色

皆相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注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麛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其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注孔曰至佩也○正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是非居喪則備佩此所宜佩也○注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正義曰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注孔曰至弁服○正義曰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常。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孔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曰易常處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孔曰饐餲臭味變**魚餒。而肉敗不食。**魚敗曰餒。**色惡不**

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
不食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
薑食孔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不多食孔曰不過飽祭於公不宿肉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祭
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
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疏齊必至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之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
絜淨故改其常饌也居必遷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
聶而切之爲膾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者饐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言
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顏色臭變惡者皆不
食之失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
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芥醬
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
亂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市脯不食者沽賣也酒不自作未必精絜
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
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
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此已上皆蒙齊文
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愼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
也其凡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經宿也祭肉不
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
直言曰言荅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
也者祭謂祭先齊嚴敬貌言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注孔曰
饐餲臭味變○正義曰釋器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饖臭說文云饖飯傷熱也蒼頡篇云食臭
敗也字林云饐飯傷熱濕也○注魚敗曰餒○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郭璞云敗臭
壞也餒肉爛也○注孔曰至必敬○正義曰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祭謂祭先也案玉藻云唯
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
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

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疏】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正義曰此明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爲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出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祚階【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儺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孔曰拜送使者敬也【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正義曰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包曰饋孔子藥。**曰丘未達不敢嘗**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敢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疏】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正義曰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廄焚謂孔子家廄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廄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畜之意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君賜至先飯○正義曰此明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之禮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必烹熟而薦其先祖榮君賜也熟食不薦者褻也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召已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注鄭曰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云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

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疏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正義曰此明孔子有疾君來視之時也拖加也紳大帶也病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疏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已不待駕車而即行出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疏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儀祭器雖知之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正義曰此明孔子重朋友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爲喪主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疏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正義曰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

寢不尸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疏寢不尸居不容○正義曰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也尸死人也言人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子則當欹屈也其居家之時則不爲容儀爲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

迅雷風烈必變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疏見齊至必變○正義曰此一節言孔子見所哀恤及敬重之事爲之變容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者狎謂素相親狎言見衣齊衰喪服者雖素親狎亦必爲變容此卽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者冕大夫冠也瞽盲也褻謂數相見也言孔子見大夫與盲者雖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此卽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式者車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憑式而敬之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謂人設盛饌待已已必改容而起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者迅急疾也風疾雷爲烈此陰陽氣激爲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注孔曰狎者素親狎○正義曰案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故爲素相親狎也○注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曰案周

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車中不內顧**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不疾言不親指**疏升車至親指正義曰此記孔子乘車之禮也升車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車中不內顧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私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有所指皆爲惑人也○注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輢轂○正義曰衡軛是轅端橫木駕馬領者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輢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輢轂之後案曲禮云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揔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揔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軛耳

色斯舉矣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疏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疏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正義曰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歆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所故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爲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己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其氣而起也

論語注疏挍勘記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節　案釋文云此篇凡一章故此篇以分節標之此節君在以下毛本提行別爲一節與各本異

雖辨而謹敬　閩本北監本毛本謹敬作敬謹

和樂之貌皇本作和樂貌也下中正之貌作中正貌也恭敬之貌作恭敬貌也威儀中適之貌下亦有也字

君在視朝也皇本作君在者君視朝也

君召使擯節

君召使擯釋文出使擯云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按擯相之擯當从才从人者乃儐禮字釋文亦作賓者如史記設九賓於庭是也

色勃如也案說文孛下引論語色孛如也艴下引論語色艴如也汗簡云艴見古論語

足躩盤辟貌皇本無足躩二字貌下有也字釋文出盤字云字又作磐○按當作般假借作盤俗作磐

左右手皇本手上有其字案鄭注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疑皇本是

翼如也說文引作趩今作翼者趩之省文

鄭曰皇本高麗本作孔安國曰　如鳥之張翼也本如誤爲今正　賓不顧矣者浦鏜云矣下脫者字　子男則擯者二人浦鏜云三誤二　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案今本周禮大行人並誤作前疾唯此及詩蓼蕭正義所引不誤說詳惠天牧禮說　主君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毛本作主公　使末擯本末誤未今正　則主君就擯求辭浦鏜云賓誤擯　不敢自許人求詣已閩本北監本毛本詣作諸浦鏜云以來誤求　上擯以至次擯浦鏜云上脫傳字　送賓不復儀禮聘禮復作顧

入公門節

鞠躬如也案躬又作窮儀禮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羣經音辨云鞠躬容謹也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是鄭陸所據本作窮但字雖作窮讀仍如躬葢鞠躬本雙聲字史漢中屢見之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

躬履方擇地而行鞠躬字鄉黨凡三見皆訓謹敬貌蓋鞠躬同見毋猶踧踖同精毋皆雙聲字也

沒階趨進（釋文出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案經義雜記云集注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引竝有進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孫志祖云說文引此文亦有進字見㚇部䟃字注）

閾門限也（本限誤恨今正）攝齊升堂（本升誤知今正）以先時屏氣（本屏誤絣不成字今正）柣謂之閾（各本柣竝誤秩今正）對衣則

上曰衣（孫志祖云對衣當作對文今正）

執圭節

下如授（釋文出下如云魯讀下爲趨今從古）授玉宜敬（本玉誤王疏同今正）

既聘而享用圭璧（本璧誤壁今正又皇本重享字）

記爲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本使誤德今正）大宗伯云（本大誤太閱本同今正）左右各寸半（各本各竝誤瑑今正）外有

肉（本肉誤玉閱本同今正）皆朝於王（案此王誤玉下執龜玉玉又誤王今竝正）案覲禮侯氏既見王（各本王竝誤正今正）卿將公事（今儀禮聘禮注鄉作鄉）

君子不以紺緅飾節

一入曰緅（案緅乃縓字之誤錢大昕荅問云爾雅一染謂之縓即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攷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異也自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文之縓亦爲緅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緅爲縓又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此知二

五而不知十也 不以爲領袖緣也 釋文出領褎云字亦作袖俗字也 以爲飾衣 皇本無衣字 故皆不以爲飾衣 皇本無爲字

當暑袗絺綌 皇本袗作縝唐石經作袗釋文出袗字云本又作袗單也五經文字云袗論語作袗禮記作振廣韻十六軫云袗單衣或作縝又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亦引作袗說文訓袗爲元服並無單衣之訓○按段玉裁云曲禮引論語作袗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鄭云振讀爲袗袗襌也是袗爲正字振袗爲假借字縝俗字說文袗元服據曲禮玉藻注當云袗襌也

素衣麑裘 案釋文云麑鹿子也則字當作麛說文麛鹿子也麑狻麑獸也兩字義別然古書多通用據禮記玉藻麛裘青豻褎注儀禮聘禮裼降立注鄭君俱引素衣麛裘是鄭所見本作麛與說文合○按兒聲弭聲古音同部 褻裘長短右袂 閩本北監本毛本並連上爲一節與此本同皇本此六字別爲一節以私家裘長以下爲此節注又加孔安國曰四字說文引褻裘長作絏衣長 相稱也 本相誤目今正

狐貉之厚以居 說文引貉作貈是也說見前 無所不佩 釋文出不佩云字或從王旁是俗字

吉凶異服 皇本此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各本俱脫

齊必有明衣 釋文出齋必云本或作齋 故用素衣以裼之 浦鏜云上當脫麑裘白三字 作事便也 閩本北監本毛本作便作事也 再染謂之竀 本竀誤竀閩本同案爾雅釋器竀作赬五經文字云竀與赬同○按作竀假借字 紺帛深青揚赤色 各本揚並誤楊今正 又與元冠相配 又誤文閩本同今正 素服以送終 禮郊特牲終下有也字 唯喪則否 禮玉藻無則字 要在縫中下 禮深衣無在字 吉主元 本主誤王今正 吉凶異服○ 閩本北監本○上有也字毛本無○案注本無也字十行本是 以素爲常 浦鏜云裳誤常案浦說非也說文常下帬也常或从衣今裳行而常廢矣

齊必變食節

膾不厭細 釋文出膾字云又作鱠非 臭味變 皇本臭作臰俗字下放此

魚餒而肉敗釋文出魚餒云說文云魚敗曰餒本又作鮾字書同○按說文作餧从食委聲餧餒古今字鮾俗字魚敗曰餒皇本餒下有也字又此注作孔安國曰案史記孔子世家集解亦作孔曰疑此有脫字不使勝食氣說文引氣作既案禮中庸既廩稱事鄭君注既讀爲餼說文無餼字氣卽餼字是既與氣通也程瑤田通藝錄曰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之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稟字與既字相通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作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不撤薑食案石經考文提要引宋本九經撤作徹說文無撤字撤乃徹之俗字齊禁薰物北監本毛本薰作葷蔬同釋文出焄字云本或作葷同本今作薰○按葷古多作薰或作焄

雖蔬食菜羹皇本同北監本毛本蔬作疏說見前瓜祭皇本瓜作苽釋文出瓜祭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按苽俗字唯水漿之祭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之作不案之字誤今正

鄉人儺節

鄉人儺釋文出人儺云魯讀爲獻今從古案郊特牲汁獻涗於醆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聲近之誤朝服而立於阼階釋文出於阼云本或作於阼階案釋文是古本無階字經義雜記云此階字蓋因注誤衍禮記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注裼或爲儺知禮記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儺索室敺逐疫鬼也北監本毛本難作儺案難正字儺假借字

康子饋藥節

拜而受之釋文出拜而受之云一本或無而之二字饋孔子藥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出遺孔云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按廣雅釋詁三饋遺也饋遺俱从貴聲義本相通

故不敢嘗皇本無敢字

廄焚節

廄焚唐石經廄作廏釋文出廏與此本同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廐大誤

君賜食節

乃以班賜閩本北監本毛本班作頒○按頒假借字

君賜腥釋文出賜腥云說文字林竝作胜案五經文字云胜腥上先丁反下先定反今經典通用腥爲胜並先丁反　薦其先祖皇本重薦字

君賜生釋文出賜生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若爲君嘗食然皇本君作先釋文出若爲嘗食然云一本作若爲君嘗食然

疾君視之節

加朝服拖紳唐石經拖作拕釋文出拕字云本或作拖○按說文引朝服袉紳卽雜記云申加大帶於上是也拕拖卽手部扡字許所據作袉是假借袉爲扡也此在引經說假借之例聞諸段玉裁云

入太廟節

入太廟唐石經皇本太作大釋文出大廟云音太是作太誤又此節下皇本有注云鄭元曰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各本竝脫

寢不尸節

居不容唐石經容作客釋文出居不客云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案唐石經作客字不誤經義雜記云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集解載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因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段玉裁曰居不客者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死也

見齊衰者節

見齊衰者皇本高麗本見上有子字

必當以貌禮之 閩本北監本毛本貌禮作禮貌皇本之作也案皇本作貌禮邢疏亦作貌禮此本是

凶服送死之衣服 皇本凶服下有者字衣服下有也字毛本作衣物正義同○按皇本亦作衣物服字非也

敬主人之親饋 本主誤王今正

宋華弱與樂轡 本宋誤朱閩本同今正

版是戶籍圖也 今周禮小宰注無是字圖下有地圖二字

升車節

車中不內顧 釋文出車中不內顧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案魯論古論雖所傳不同然究以無不字爲是盧文弨鍾山札記云文選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垂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惟集解旣從古論而又采包注以附之不知者并增不字誤益誤矣

車中不內顧者 皇本車作輿閩本北監本毛本作居釋文出輿中云一本作車中

曰山梁雌雉節

時哉 釋文出時哉云一本作時哉時哉案皇邢兩疏文義俱不當重時哉又攷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亦不重

子路共之 皇本作供注同釋文出共之云本又作供案共供古字通

三嗅而作 玉篇齅下引作三齅而作案說文止有齅字嗅乃齅之俗字

非本意 皇本非下有其字案筆解引此注作周曰

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皇本無二作字

見雌雉飲啄得所故歎曰 閩本北監本毛本作見雌雉飲啄得其所所歎曰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終